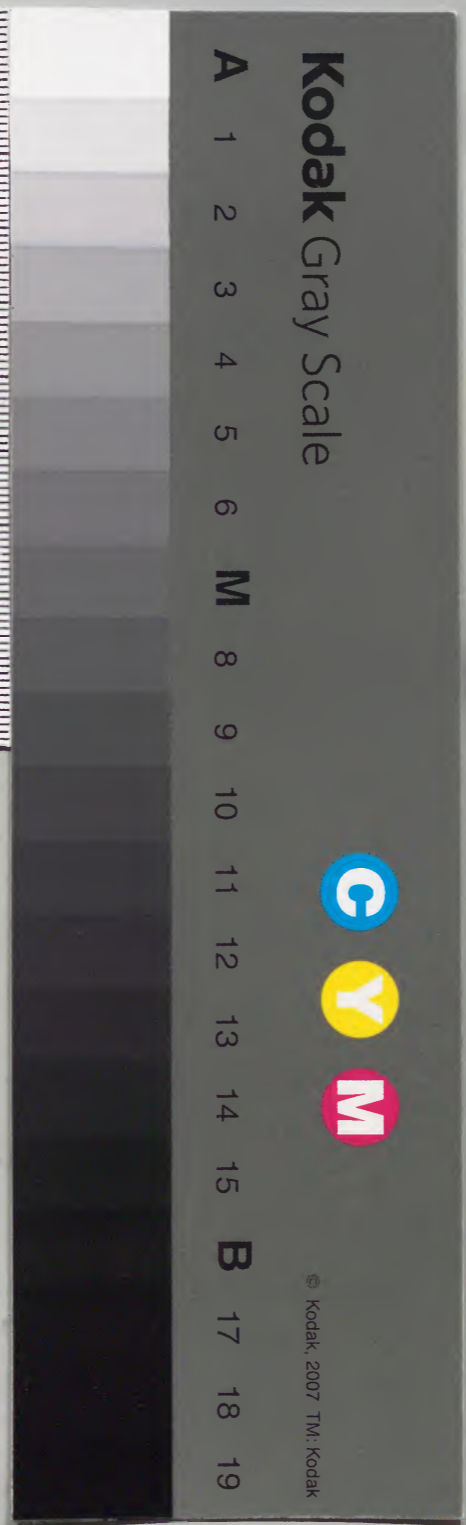


北史

卷六之九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209)		
函號	厨	10	1



北史卷六十八 齊本紀上第六

淺草文庫

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氏諱歡字賀六渾勃海脩人也
六世祖隱晉玄菟太守隱生慶慶生泰泰生湖三世仕
慕容氏及慕容寶敗國亂湖率眾歸魏爲右將軍湖生
四子第三子謐仕魏位至侍御史坐法徙居懷朔鎮謐
生皇考樹生性通率不事家業住居白道南數有赤光
紫氣之異隣人以爲怪勸徙居以避之皇考曰安知非

吉居之自若及神武生而皇妣韓氏殂養於同產姊壻
鎮獄除尉景家神武既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
長而深沈有大度輕財重士為豪俠所宗目有精光長
頭高權齒白如王少有人傑表家貧及聘武明皇后始
有馬得給鎮為隊主鎮將遼西段長常竒神武貌謂曰
君有康濟才終不徒然便以子孫為託及貴追贈長司
空擢其子寧而用之神武自隊主轉為函使嘗乘驛過
建興雲霧晝晦雷聲隨之半日乃絕若有神應者每行
道路往來無風塵之色又嘗夢履衆星而行覺而內喜
為由使六年每至洛陽給令史麻祥使祥嘗以肉啗神

武神武性不立食坐而進之祥以為慢已答神武四十
及自洛陽還傾產以結客親故怪問之荅曰吾至洛陽
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彞宅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為
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邪自是乃有澄清天
下之志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及秀容人劉貴中
山人賈顯智為奔走之友懷朔戶曹史孫騰外兵史侯
景亦相友結劉貴常得一白鷹與神武及尉景蔡雋子
如賈顯智等獵於沃野見一赤兔每搏輒逸遂至迴澤
澤中有茅屋將奔入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鷹兔俱死神
武怒以鳴鏑射之狗斃屋中乃有二人出持神武襟甚

急其母兩目盲曳杖呵其二子曰何故觸大家出甕中
酒烹羊以待客因自言善暗相偏捫諸人言皆貴而指
麾俱由神武又曰子如歷位顯智不善終飲竟出行數
里還更訪之則本無人居乃向非人也由是諸人益加
敬異孝昌元年柔玄鎮人杜洛周反於上谷神武乃與
同志從之醜其行事私與尉景段榮蔡雋圖之不果而
逃爲其騎所追文襄及魏永熙后皆幼武明后於牛上
抱負之文襄屢落牛神武彎弓將射之以決去后呼榮
求救賴榮透下取之以免遂奔葛榮又亡歸介朱榮於
秀容先是劉貴事榮盛言神武美至是始得見以憔悴

故未之奇也貴乃爲神武更衣復求見焉因隨榮之廢
廄有惡馬榮命剪之神武乃不加羈絆而剪竟不蹄齧
已而起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坐神武於牀下屏
左右而訪時事神武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爲羣將
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尔意神武曰方今天子愚弱太
后淫亂孽寵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
鄭儼徐紇而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
也榮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後從
榮徙據并州抵楊州邑人龐蒼鷹止團焦中每從外歸
主人遙聞行響動地蒼鷹母數見團焦上赤氣赫然屬

天又蒼鷹嘗夜欲入有青衣人拔刀叱曰何故觸王言
訖不見始以爲異密覘之唯見赤蛇蟠牀上乃益驚異
因殺牛分肉厚以相奉蒼鷹母求以神武爲義子及得
志以其宅爲第號爲南宅雖門巷開廣堂宇崇麗其本
所住團焦以石堊塗之留而不毀至文宣時遂爲宮旣
而榮以神武爲親信都督于時魏明帝銜鄭儼徐紇逼
靈太后未敢制私使榮舉兵內向榮以神武爲前鋒至
上黨明帝又私詔停之及帝暴崩榮遂入洛因將篡位
神武諫恐不聽請鑄像卜之鑄不成乃止孝莊帝立以
定策勲封銅鞮伯及尔朱榮擊葛榮令神武喻下賊別

稱王者七人後與行臺于暉破羊侃于太山尋與元天
穆破邢杲于濟南累遷第三鎮人酋長嘗在榮帳內榮
嘗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尔朱兆榮曰此
正可統三千騎以還堪代我主衆者唯賀六渾耳因誡
兆曰尔非其死終當爲其子穿鼻乃以神武爲晉州刺
史於是大聚斂因劉貴貨榮下要人盡得其意時州庫
角無故自鳴神武異之無幾而孝莊誅榮及尔朱兆自
晉陽將舉兵赴洛召神武神武使長史孫騰辭以絳蜀
汾胡欲反不可委去兆恨焉騰復命神武曰兆舉兵犯
上此大賊也吾不能久事之自是始有圖兆計及兆入

洛執莊帝以叱神武聞之大驚又使孫騰偽賀兆因密覘孝莊所在將劫以舉義不果乃以書喻之言不宜執天子以受惡名於海內兆不納殺帝而與尔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曄改元建明封神武爲平陽郡公及費也頭紇豆陵步藩入秀容逼晉陽兆徵神武神武將往賀拔焉過兒請緩行以弊之神武乃往逗留辭以河無橋不得渡步藩軍盛兆敗走初孝莊之誅尔朱榮知其黨必有逆謀乃密勅步藩令襲其後步藩旣敗兆等以兵勢日盛兆又請救於神武神武內圖兆復慮步藩後之難除乃與兆悉力破之藩死深德神武誓爲兄弟時世隆

度律彥伯共執朝政天光據關右兆據并州仲遠據東郡各擁兵爲暴天下苦之葛榮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爲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草竊不止兆患之問計於神武神武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素腹心者私使統焉若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兆曰善誰可行也賀拔允時在坐請神武神武拳毆之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阿鞠泥敢誣下周上請殺之兆以神武爲誠遂以委焉神武以兆醉恐醒後或致疑貳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令乃建牙陽

曲川陳部分有款軍門者絳巾袍自稱梗楊驛子願夙左右訪之則以力聞嘗於并州市搯殺人者乃署爲親信兵士素惡兆而樂神武於是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并肆頻歲霜早降戶掘黃鼠而食之皆面無穀色徒汚人國上請令就食山東待温飽而處分之兆從其議其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今四方擾擾人懷異望况高公雄略又握大兵將不可爲兆曰香火重誓何所慮邪紹宗曰親兄弟尚難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已受神武金因譖紹宗與神武舊隙兆乃禁紹宗而催神武發神武乃自晉陽出滏口路逢介朱榮妻鄉鄰

長公主自洛陽來馬三百疋盡奪易之兆聞乃釋紹宗而問焉紹宗曰猶掌握中物也於是自追神武至襄垣會漳水暴長橋壞神武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他故滿山東盜耳王受公主言自來賜追今渡河而死不辭此衆便叛兆自陳無此意因輕馬渡與神武坐幕下陳謝遂授刀引頭使神武斫已神武大哭曰自天柱臺背賀六澤更何所仰願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今旁人構聞至此大家何忍復出此言兆投刀於地遂刑白馬而盟誓爲兄弟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兆神武齧臂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饑馬瘦不可

相支若英雄屈起則爲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雖勁捷而兇狡無謀不足圖也旦日兆歸營又召神武神武將上馬詣之孫騰牽衣乃止隔水肆罵馳還晉陽兆心腹念賢領降戶家累別爲營神武僞與之善觀其佩刀因取之以殺其從者盡散於是士衆咸悅倍願附從初魏真君中內學者奏言上黨有天子氣云在壺關大王山武帝於是南巡以厭當之累石爲三封斬其北鳳皇山以毀其形後上黨人居晉陽者號上黨坊神武寔居之及是行舍大王山六旬而進將出滏口倍加約束纖毫之物不聽侵犯將過麥地神武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

稱高儀同將兵整肅益歸心焉遂前行屯鄴北求糧於相州刺史劉誕誕不供有軍營租米神武自取之魏晉泰元年二月神武軍次信都高乾封隆之開門以待遂據冀州是月尔朱度律廢元暉而立節閔帝欲羈縻神武三月乃白節閔帝封神武爲勃海王徵使入覲神武辭四月癸巳又加授東道大行臺第一鎮人會長龐蒼鷹自太原來奔神武以爲行臺郎尋以爲安州刺史神武自向山東養士繕甲禁兵侵掠百姓歸心乃詐爲書言尔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衆皆愁又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僞請留

五日如此者再神武親送之郊雪涕執別人號慟哭聲
動地神武乃喻之曰與尔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
上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
當死柰何衆曰唯有反耳神武曰反是急計須推一人
爲主衆願奉神武神武曰尔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
百萬衆無刑法終自灰滅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不得
欺漢兒不得犯軍令主死任吾則可不尔不能爲取笑
天下衆皆頓顙死生唯命神武曰若不得已明日椎牛
饗士喻以討尔朱兆之意封隆之進曰千載一時普天
幸甚神武曰討賊大順也極時大業也吾雖不武以死

繼之何敢讓焉六月庚子建義於信都尚未顯皆尔朱
氏及李元忠與高乾平殷州斬尔朱羽生首來謁神武
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以元忠爲殷州刺史是歲兵威
旣振乃抗表罪狀尔朱氏世隆等祕表不通八月尔朱
兆攻陷殷州李元忠來奔孫騰以爲朝廷隔絕不權立
天子則衆望無所係十月壬寅奉章武王融子勃海太
守朗爲皇帝年號中興是爲廢帝時度律仲遠軍次晉
陽尔朱兆會之神武用竇泰策縱反問度律仲遠不戰
而還神武乃敗兆於廣阿十一月攻鄴相州刺史劉謨
嬰城固守神武起土山爲地道往建大柱一時焚之城

北齊書卷六
神武
一
陷入地麻祥時爲湯陰令神武呼之曰麻都祥慚而逃
永熙元年正月壬午拔鄴城據之廢帝進神武大丞相
柱國大將軍太師是時青州建義大都督崔靈珍大都
督耿翔皆遣使歸附行汾州事劉貴弃城來降閏三月
尒朱天光自長安兆自并州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
同會鄴衆號二十萬挾洹水而軍節閔以長孫承業爲
大行臺總督焉神武令封隆之守鄴自出頓紫陌時馬
不滿二千步兵不至三萬衆寡不敵乃於韓陵爲圓陣
連牛驢以塞歸道於是將士皆爲死志四面赴擊之尒
朱兆責神武以背已神武曰本勦力者共輔王室今帝

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讎耳神武曰我昔日親
聞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耶且以君殺臣何
報之有今日義絕矣乃合戰大敗之尒朱兆對慕容紹
宗叩心曰不用公言以此將輕走紹宗反旗鳴角收聚
散卒成軍容而西上高季式以七騎追奔度野馬崗與
兆遇高昂望之不見哭曰喪吾弟矣夜久季式還血滿
袖斛斯椿倍道先據河橋初普泰元年十月歲星熒惑
鎮星大白聚於觜參色甚明太史占云當有王者興是
時神武起於信都至是而破兆等四月斛斯椿執天光
度律以送洛陽長孫承業遣都督賈顯智張歡入洛陽

執世隆彥伯斬之兆奔并州仲遠奔梁州遂死焉時凶
靈既除朝廷慶悅初未戰之前月章武人張紹夜中忽
被數騎將踰城至一大將軍前勅紹爲軍導向鄴公佐
受命者除殘賊紹回視之兵不測整疾無聲將至鄴乃
放馬及戰之日尒朱氏軍人見陣外士馬四合蓋神助
也旣而神武至洛陽廢節閔及中興主而立孝武孝武
旣卽位授神武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刺
史增封并前十五萬戶神武辭天柱減戶五萬壬辰還
鄴魏帝餞於乾脯山執手而別七月壬寅神武帥師北
伐尒朱兆封隆之言侍中斛斯椿賀拔勝賈顯智等往
事尒朱普皆反噬今在京師寵任必構禍隙神武深以
爲然乃歸天光度律於京師斬之遂自滏口入尒朱兆
大掠晉陽北保秀容并州平神武以晉陽四塞乃建大
丞相府而定居焉尒朱兆旣至秀容分兵守險出入寇
抄神武揚聲討之師出止者數四兆意怠神武揣其歲
首賞宴會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神
武以大軍繼之

二年正月竇泰奄至尒朱兆庭軍人因宴休惰忽見泰
軍驚走追破之於赤洪嶺兆自縊神武親臨厚葬之墓
容紹宗以尒朱榮妻子及餘衆自保焉突城降神武以

義故待之甚厚神武之入洛也朱仲遠部下都督橋
寧張子期自滑臺歸命神武以其助亂且數反覆皆斬
之斛斯椿由是內不自安乃與南陽王寶炬及武衛將
軍元毗魏光祿王思政構神武於魏帝舍人元士弼又
奏神武受勅大不敬故魏帝心貳於賀拔岳初孝明之
時洛下以兩拔相擊謠言銅拔打鐵拔元家世將末好
事者以二拔謂拓拔賀拔言俱將衰敗之兆時司空高
乾密啓神武言魏帝之貳神武封呈魏帝殺之又遣東
徐州刺史潘紹業密勅長樂太守龐蒼鷹令殺其弟昂
昂先聞其兄死以稍刺柱伏壯士執紹業於路得勅書
於袍領遂來奔神武抱其首哭曰天子在害司空遽使
以白武幡勞其家屬時乾次弟慎在光州爲政嚴猛又
縱部下取納魏帝使代之慎聞難將奔梁其屬曰公家
勲重必不兄弟相及乃弊衣推鹿車歸勃海逢使者亦
來奔於是魏帝與神武隙矣阿至羅虜正光以前常稱
藩自魏朝多事皆叛神武遣使招納便附款先是詔以
寇賊平罷行臺至是以殊俗歸降復授神武大行臺隨
機處分神武賚其粟帛議者以爲徒費無益神武不從
撫慰如初其會帥吐陳等感恩皆從指麾救曹泥取方
侯受洛干大收其用河西費也頭虜純豆陵伊利居苦

池河恃險擁衆神武遣長史侯景屢招不從

天平元年正月壬辰神武西伐費也頭虜紇豆陵伊利於河西滅之遷其部落於河東二月永寧寺九層浮屠災旣而人有從東萊至云及海上人咸見之於海中俄而霧起乃滅說者以爲天意若曰永寧見災魏不寧矣飛入東海渤海應矣魏帝旣有異圖時侍中封隆之與孫騰私言隆之喪妻魏帝欲妻以從妹騰亦未之信心害隆之泄其言於斛斯椿椿以白魏帝又孫騰帶仗入省擅殺御史並亡來奔稱魏帝擣舍人梁續於前光祿少卿元子幹攘臂擊之謂騰曰語尔高王元家兒拳正

如此領軍婁昭辭疾歸晉陽魏帝於是以斛斯椿兼領軍分置督將及河南關西諸刺史華山王鷲在徐州神武使邸珍奪其管籥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雋皆神武同義魏帝忌之故省建州以去賢使御史中尉慕容察雋罪以開府賈顯智爲濟州雋拒之魏帝逾怒五月下詔云將征旬吳發河南諸州兵增宿衛守河橋六月丁巳密詔神武曰宇文黑獺自平破秦隴多求非分脫有變非常事資經略但表啓未全背矣進討事涉忽忽遂召羣臣議其可否僉言假稱南伐內外戒嚴一則防黑獺不虞二則可處吳楚時魏帝將伐神武神武部

署將帥慮疑故有此詔神武乃表曰荊州綰接蠻左密
邇畿服關隴特遠將有途圖臣今潛勒兵馬三萬擬從
河東而渡又遣恒州刺史庫狄干瀛州刺史郭瓊汾州
刺史斛律金前武衛大將軍彭樂擬兵四萬從其來達
津渡遣頌軍將軍婁昭相州刺史竇泰前瀛州刺史堯
雄并州刺史高隆之擬兵五萬以討荊州遣冀州刺史
尉景前冀州刺史高敖曹濟州刺史蔡雋前侍中封隆
之擬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征江左皆約勒所部伏
聽處分魏帝知覺其變乃出神武表命羣官議之欲止
神武諸軍神武乃集在并僚佐令其博議還以表聞仍

以信誓自明忠款曰臣爲嬖佞所間陛下一旦賜疑令
猖狂之罪介朱時計臣若不盡誠竭節敢負陛下則使
身受天殃子孫歿絕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動佞
臣一二人願斟量廢出辛未帝復錄在京文武議意以
荅神武使舍人溫子昇草勅子昇逡巡未敢作帝據胡
牀拔劍作色子昇乃爲勅曰前持心血遠以示王深冀
彼此共相體悉而不良之徒坐生間貳近孫騰倉卒向
彼致使聞者疑有異謀故遣御史中尉慕容真申朕懷
今得王啓言誓懇惻反覆思之猶所未解以朕眇身遇
王武略不勞尺刃坐爲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

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
誓皇天后上實聞此言近慮宇文爲亂賀拔勝應之故
纂嚴欲與王俱爲聲援宇文今日使者相望觀其所爲
更無異迹賀拔在南開拓邊境爲國立功念無可責君
若欲分討何以爲辭東南不賓爲日已久先朝已來置
之度外今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旣闇昧不
知佞人是誰可列其姓名令朕知也如聞庫狄干語王
云本欲取懦弱者爲主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
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
王間勲人豈出佞臣之口去歲封隆之背叛今年孫騰

逃走不罪不送誰不怪王騰旣爲禍始曾無愧懼王若
事君盡誠何不斬途二首王雖啓圖西去而四道俱進
或欲南度洛陽或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怪聞之
者寧能不疑王若守誠不貳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
之衆終無圖彼之心王脫信邪棄義舉旗南指縱無四
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爭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
無知或謂實可若爲化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爲王
殺幽辱壘粉了無遺恨何者王旣以德見推以義見舉
一朝背德含義便是過有所歸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
契不圖今日分疎到此古語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吾

兄射我泣而道之朕既親王情如兄弟所以投筆拊膺
不覺歔歔初神武自京師將北以爲洛陽久經喪亂王
氣衰盡雖有山河之固土地褊狹不如鄴請遷都魏帝
曰高祖定鼎河洛爲永永之基經營制度至世宗乃畢
王旣功在社稷宜遵太和舊事神武奉詔至是復謀焉
遣兵千騎鎮建興益河東及濟州兵於白溝虜船不聽
向洛諸州和糴粟運入鄴城魏帝又勅神武曰王若厭
伏人情杜絕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戎送相州
之粟追濟州之軍令蔡雋受代使邱珍出徐止戈散馬
各事家業脫須懼廩別遣轉輸則讒人結舌疑悔不生

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終不舉足渡河以干戈相指
王若馬首南向問鼎輕重朕雖無武欲止不能必爲社
稷宗廟出萬死之策決在於王非朕能定爲山止簣相
爲惜之魏帝時以任祥爲兼尚書左僕射加開府祥棄
官走至河北據郡待神武魏帝乃勅文武官北來者任
去留下詔罪狀神武爲北伐經營神武亦勅馬宣告曰
孤遇尔朱擅權舉大義於四海奉戴主上義貫幽明橫
爲斛斯椿讒構以誠節爲逾首昔趙鞅與晉陽之甲誅
君側惡人今者南邁誅椿而已以高昂爲前鋒曰若用
司空言豈有今日之舉司馬子如荅神武曰本欲立小

者正爲此耳魏帝徵兵關右召賀拔勝赴行在所遣大
行臺長孫承業大都督賴川王斌之斛斯椿共鎮武牢
汝陽王暹鎮石濟行臺長孫子彥帥前恒農太守元洪
略鎮陝賈顯智率豫州刺史斛斯元壽伐蔡雋神武使
賈泰與左箱大都督莫多婁貸文逾顯智韓賢逾暹乙
素軍降泰貸文與顯智遇於長壽津顯智陰約降引軍
退軍司元玄覺之馳還請益師魏帝遣大都督候幾紹
赴之戰於滑臺東顯智以軍降紹死之七月魏帝躬率
大衆屯河橋神武至河北十餘里再遣口申誠款魏帝
不報神武乃引軍度河魏帝問計於羣臣或云南依賀
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未決而元斌之
與斛斯椿爭權不睦斌之棄椿徑還給帝云神武兵至
卽日魏帝遜於長安己酉神武入洛停於永寧寺八月
甲寅召集百官謂曰爲臣奉主匡救危亂若處不諫爭
出不陪隨緩則耽寵爭榮急便竄失臣節安在遂收開
府儀同三司叱列延慶兼尚書左僕射辛雄兼吏部尚
書崔孝芬都官尚書劉厥兼度支尚書楊機散騎常侍
元士弼竝殺之誅其貳也士弼籍沒家口神武以萬機
不可曠廢乃與百僚議以清河王亶爲大司馬居尚書
下舍而承制決事焉王稱警蹕神武醜之神武尋至弘

北史卷六 帝紀 十一
農遂西剋潼關執毛洪賓進軍長城龍門都督薛崇禮
降神武退舍河東命行臺尚書長史薛瑜守潼關大都
督庫狄溫守封陵於蒲津西岸築城守華州以薛紹宗
爲刺史高昂行豫州事神武自發晉陽至此凡四十啓
魏帝皆不荅九月庚寅神武還至洛陽乃遣僧道榮奉
表關中又不荅乃集百寮沙門耆老議所推立以爲自
孝昌衰亂國統中絕神主靡依昭穆失序永安以孝文
爲伯考永熙遷孝明於夾室業喪祚短職此之由遂議
立清河王世子善見議定白清河王王曰天子無父苟
使兒立不惜餘生乃立之是爲孝靜帝魏於是始分爲

二神武以孝武旣西恐通峭陝洛場復在河外接近梁
境如向晉陽形勢不能相接依議遷鄴護軍祖瑩贊焉
詔下三日車駕便發戶四十萬狼狽就道神武留洛陽
部分事畢還晉陽自是軍國政務皆歸相府先是童謠
曰可伶青雀子飛來鄴城裏羽翮垂欲成化作鸚鵡子
好事者竊言雀子謂魏帝清河王鸚鵡謂神武也初孝
昌中山胡劉蠡升自稱天子年號神嘉居雲陽谷西上
歲被其寇謂之胡荒

二年正月西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擁衆內屬神武
迎納之壬戌神武襲擊劉蠡升大破之己巳魏帝衷詔

以神武爲相國假黃鉞劔履上殿入朝不趨神武固辭
三月神武欲以女妻蚤升太子俟其不設備幸而潛師
襲之其北部王斬蚤升首以送其衆復立其子南海王
神武進擊之又獲南海王及其弟西海王北海王皇后
公卿已下四百餘人胡魏五萬戶壬申神武朝于鄴四
月神武請給遷人廩各有差九月甲寅神武以州郡縣
官多乘法請出使問人疾苦

三年正月甲子神武帥庫狄干等萬騎襲西魏夏州身
不火食四日而至縛稍爲梯夜入其城禽其刺史費也
頭斛拔俄彌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張瓊以鎮守遷其部

落五千戶以歸西魏靈州刺史曹泥與其婿涼州刺史
劉豐遣使請內屬周文圍泥水灌其城不沒者四尺神
武命阿至羅發騎三萬徑度靈州繞出西軍後獲馬五
十匹西師乃退神武率騎迎泥豐生拔其遺戶五千以
歸復泥官爵魏帝詔加神武九錫固讓乃止二月神武
令阿至羅逼西魏秦州刺史建忠土万俟普撥神武以
衆應之六月甲午普撥與其子太宰受洛干幽州刺史
叱于實樂右衛將軍破六韓常及督將三百餘人擁部
來降八月丁亥神武請均斗尺班於天下九月辛亥汾
州胡王迺觸曹貳龍聚衆反署立百官年號平都神武

北史卷六
神武
討平之十二月丁丑神武自晉陽西討遣兼僕射行臺
汝陽王暹司徒高昂等趣上洛大都督竇泰入自潼關
四年正月癸丑竇泰軍敗自殺神武軍次蒲津以冰薄
不得赴救乃班師高昂攻剋上洛二月乙酉神武以并
肆汾建晉東雍南汾秦陝九州霜旱人饑流散請所在
開倉振給六月壬申神武如天池獲瑞石隱起成文曰
六王三川十一月壬辰神武西討自蒲津濟衆二十萬
周文軍於沙苑神武以地阨少却西人鼓噪而進軍大
亂棄器甲十有八萬神武跨橐駝候船以歸
元象元年三月辛酉神武固請解丞相魏帝許之四月

庚寅神武朝于鄴壬辰還晉陽請開酒禁并振恤宿衛
武宮七月壬午行臺侯景司徒高昂圍西魏將獨孤信
於金墉西魏帝及周文並來赴救大都督庫狄干帥諸
將前驅神武摠衆繼進八月辛卯戰於河陰大破西魏
軍俘獲數萬司徒高昂大都督李猛宗顯死之西師之
敗獨孤信先入關周文留其都督長孫子彥守金墉遂
燒營以遁神武遣兵追奔至嶺不及而還初神武知西
師來侵自晉陽率衆馳赴至孟津未濟而軍有勝負既
而神武渡河子彥亦棄城走神武遂毀金墉而還十二
月庚午神武朝於京師十二月壬辰還晉陽

興和元年七月丁丑魏帝進神武爲相國錄尚書事固讓乃止十一月乙丑神武以新宮成朝於鄴魏帝與神武讌射神武降階下稱賀又辭勃海王及都督中外諸軍事詔不許十二月戊戌神武還晉陽

二年十二月阿至羅別部遣使請降神武率衆迎之出武州塞不見大獵而還

三年五月神武巡北境使使與蠕蠕通和

四年五月辛巳神武朝于鄴請令百官每月面敷政事明揚仄陋納諫屏邪親理獄訟褒黜勤怠牧守有德節級相坐椒掖之內進御以序後園鷹犬悉皆棄之六月

甲辰神武還晉陽九月神武西征十月己亥圍西魏儀同三司王思政於玉壁城欲以致敵西師不敢出十一月癸未神武以大雪士卒多死乃班師

武定元年二月壬申北豫州刺史高慎據武牢西叛三月壬辰周文率衆援高慎圍河橋南城戊申神武大敗之於芒山禽西魏督將以下四百餘人俘斬六萬計是時軍士有盜殺驢者軍令應死神武弗殺將至并州決之明日復戰奔西軍告神武所在西師盡銳來攻衆潰神武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神武與蒼頭馮文洛扶上俱走從者步騎六七人追騎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

王去矣輿慶腰邊百箭足殺百人神武勉之曰事濟以
尔爲懷州若死則用尔子興慶曰兒小願用兄許之興
慶鬪矢盡而死西魏太師賀拔勝以十三騎逐神武河
州刺史劉洪徽射中其二勝稍將中神武段孝先橫射
勝馬殪遂免豫洛二州平神武使劉豐追奔徇地至恒
農而還七月神武貽周文書責以殺孝武之罪八月辛
未魏帝詔神武爲相國錄尚書事大行臺餘如故固辭
乃止是月神武命於肆州北山築城西自馬陵戍東至
土隆四十日罷十二月己卯神武朝於京師庚辰還晉
陽

二年三月癸巳神武巡行冀定二州因朝京師以冬
亢旱請蠲縣責振窮乏宥死罪以下又請授老人板
各有老四月景辰神武還晉陽十一月神武討山胡破
平之俘獲一萬餘戶分配諸州

三年正月甲午開府儀同三司尔朱文暢開府司馬任
冑都督鄭仲禮中府主簿李世林前開府參軍房子遠
等謀賊神武因十五日夜打蕪懷刃而入其黨薛季孝
以告竝伏誅丁未神武請於并州置晉陽宮以處配口
三月乙未神武朝鄴景午還晉陽十月丁卯神武上言
幽安定三州北接奚蠕蠕請於險要脩立城戍以防之

躬自臨履莫不嚴固乙未神武請釋芒山俘桎梏配以
人間寡婦

四年八月癸巳神武將西伐自鄴會兵於晉陽殿中將
軍曹魏祖曰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死氣逆生氣爲客
不利主人則可兵果行傷大將神武不從自東西魏構
兵鄴下每先有黃黑螳陣鬪占者以爲黃者東魏戎衣
色黑者西魏戎衣色人閒以此候勝負是時黃螳盡死
九月神武圍玉壁以挑西師不敢應西魏晉州刺史韋
孝寬守玉壁城中出鐵面神武使元盜射之每中其目
用李業興孤虛術萃其北北天險也乃起土山鑿十道

又於東而鑿二十一道以攻之城中無水汲於汾神武
使移汾一夜而畢孝寬奪據土山頓軍五旬城不拔死
者七萬人聚爲一冢有星墜於神武營衆驢竝鳴士皆
设懼神武有疾十一月庚子與疾班師庚戌遣太原公
洋鎮鄴辛亥徵世子澄至晉陽有惡鳥集於亭樹世子
使斛律光射殺之己卯神武以無功表解都督中外諸
軍事魏帝優詔許焉是時西魏言神武中弩神武聞之
乃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勸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
涕侯景素輕世子掌謂司馬子如曰王在吾不敢袒異
王無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至是世子

爲神武書召景景先與神武約得書書背微點乃來書
至無點景不至又聞神武疾遂擁兵自固神武謂世子
曰我雖疾尔面更有餘憂色何也世子未對又問曰豈
非憂侯景叛邪曰然神武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
有飛揚跋扈志顧我能養豈爲汝駕御也今四方未定
勿遽發哀庫狄干鮮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竝性適
直終不負汝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必無異心
賀拔焉過兒樸實無罪過潘相樂今本作道人心和厚
汝兄弟當得其力韓軌少戇宜寬借之彭相樂心腹難
得宜防護之少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
乏留以與汝宜深加殊禮委以經略

五年正月朔日蝕神武曰日蝕其爲我邪死亦何恨
午陳啓於魏帝是日崩於晉陽時年五十二祕不發喪
六月壬午魏帝於東堂舉哀三日制總哀詔凶禮依漢
大將軍霍光東平王蒼故事贈假黃鉞使持節相國都
督中外諸軍事齊王璽紱輜輶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
鼓吹輕車介士兼備九錫殊禮謚獻武王八月甲申葬
於鄴西北漳水之西魏帝臨送於紫陌天保初追崇爲
獻武帝廟號太祖陵曰義平天統元年改謚神武皇帝
廟號高祖神武性深密高岸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

北史卷六
之際變化若神至於軍國大略獨運懷抱文武將吏罕
有預之經馭軍衆法令嚴肅臨敵制勝策出無方聽斷
昭察不可欺犯知人好士全護勲舊性周給每有文教
常殷勤款悉指事論心不尚綺靡擢人授任在於得才
苟其所堪乃至拔於廝養有虛聲無實者稀見任用諸
將出討奉行方略罔不克捷違失指畫多致奔亡雅尚
儉素刀劔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
三爵居家如軍仁恕愛士始范陽盧景裕以明經稱魯
郡韓毅以工書顯咸以謀逆見禽竝蒙恩置之第館教
授諸子其文武之士盡節所事見執獲而不罪者甚多
故遐邇歸心皆思効力至南和梁國北懷蠕蠕吐谷渾
阿至羅咸所招納獲其力用規略遠矣

世宗文襄皇帝諱澄字子惠神武長子也母曰婁太后
生而岐嶷神武異之魏中興元年立爲勃海王世子就
杜詢講學敏悟過人詢甚歎服二年加侍中開府儀同
三司尚孝靜帝妹馮翊長公主時年十二神情雋爽便若
成人神武試問以時事得失辨析無不中理自是軍國
籌策皆預之天平元年加使持節尚書令大行臺并州
刺史二年入輔朝政加領軍左右京畿大都督時人雖
聞器識猶以少年期之而機略嚴明事無疑滯於是朝

野振肅元象元年攝吏部尚書魏自崔亮以後選人當以年勞爲制文襄乃釐改前式銓擢唯在得人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克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薦擢假有未居顯位者皆致之門下以爲賓客每山園游宴必見招攜執射賦詩各盡其所長以爲娛適興和二年加大將軍領中書監仍攝吏部尚書自正光已後天下多事在任羣官廉潔者寡文襄乃奏吏部郎崔暹爲御史中尉糾劾權豪無所縱捨於是風俗更始私枉路絕乃勝於街衢具論經國政術仍開直言之路有論事上書苦言切至者皆優容之武定四年十一月神武西討不

豫班師文襄馳赴軍所侍衛還晉陽五年正月景午神武崩祕不發喪辛亥司徒侯景據河南及潁州刺史司馬世雲以城應之景誘執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暴顯等遣司空韓軌率衆討之四月壬申文襄朝于鄴六月己巳韓軌等自潁州班師丁丑文襄還晉陽乃發喪告諭文武陳神武遺志七月戊戌魏帝詔以文襄爲使持節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勃海王文襄啓辭位願停王爵壬寅魏帝詔太原公洋攝理軍國遣中使敦喻八月戊辰文襄啓申神武遺令請減國邑分封將督各有差幸未朝于鄴固

鮮丞相魏帝詔曰既朝野攸馮安危所繫不得令遂本
懷須有權奪可復前大將軍餘如故壬辰尚書祠部郎
中元瑾梁降人苟濟長秋卿劉思逸及淮南王宣洪華
山王大器濟北王徽等謀害文襄事發伏誅九月己亥
文襄請舊勲灼然未蒙齒錄者悉求旌賞朝士名行有
聞或以年耆疾滿告謝者准其本秩授以州郡不得莅
事聽蔭子孫自天平元年以來遇事亡官者聽復本資
豪貴之家不得占護山澤其第宇車服婚姻送葬奢僭
無限者並令禁斷從太昌元年以來將帥有殊功異効
者其子弟年十歲以上請聽依第出身其兵士從征身

殞陣場者蠲其家租課若有藏器避世者以禮招致隨
才擢叙罷營構之官在朝百司怠惰不勤有所曠廢者
免所居官若清幹克濟皎然可知者卽宜超叙不拘常
式辛丑文襄還晉陽武定六年正月己未文襄朝于鄴
二月己卯梁遣使慰文襄并請通和文襄許其和而不
答書侯景之叛也南兖州刺史石長宣頗相影響諸州
刺史守令佐吏多被誑誤景破後悉被禽獲尚書咸處
極刑文襄竝請減降於是斬長宣其餘竝從寬宥三月
戊申文襄請朝臣及牧守令長各舉賢良及驍武膽略
堪守邊城者務在得才不拘職素其稱事六品散官五

品以上朝廷所悉不在舉限其稱事七品散官六品以下并及州郡縣雜白身不限在官解職竝任舉之隨才進擢辛亥文襄南臨黎陽濟於武牢自洛陽從太行而反晉陽於路遺書朝士以相戒厲於是朝野承風莫不震肅六月文襄巡北邊城戍振賜各有差七月乙卯文襄朝于鄴八月庚寅還晉陽使大行臺慕容紹宗與太尉高岳大都督劉豐討王思政於潁川先是文襄遣行臺尚書辛術率諸將略江淮之北至是凡所獲二十三州七年四月甲辰魏帝進文襄位相國封齊王綠綬綬贖拜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食冀州之勃海長樂

德武邑瀛州之河間五郡邑十五萬戶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大行臺竝如故丁未文襄入朝固讓魏帝不許五月戊寅文襄帥師自鄴赴潁川六月景申克潁川禽西魏大將軍王思政以忠於所事釋而待之七月文襄朝于鄴請魏帝立皇太子復辭爵位殊禮未報八月辛卯遇盜而崩初梁將蕭欽子京見虜文襄以配厨欽求贖之不許京再訴文襄使監厨蒼頭薛豐洛杖之曰更訴當殺汝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時文襄將受魏禪與陳元康崔季舒屏左右謀于北城東柏堂太史啓言宰輔星甚微變不一月時京將進食文襄却之

謂人曰昨夜夢此奴斫我又曰急殺却京聞之寘刀於盤下冒言進食文襄見之怒曰我未索食何遽來京揮刀曰將殺汝文襄自投傷足入牀下賊黨至去牀因見弒時年二十九祕不發喪明年正月辛酉魏帝舉哀於太極東堂詔贈物八萬段凶事依漢大將軍霍光東平王蒼故事贈假黃鉞使持節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齊王璽紱緼車黃屋左纛後部羽葆鼓吹輕車介士備九錫禮謚曰文襄王二月甲申葬於義平陵之北天保初追尊曰文襄皇帝廟號世宗陵曰峻成文襄美姿容善言笑談諢之際從容弘雅性聰警多籌策當朝作相聽斷如流愛士好賢待之以禮有神武之風焉然少壯氣猛嚴峻刑法高慎西叛侯景南讎非直本懷狼戾兼亦有懼威略情欲奢濫動乖制度嘗於宮西造宅牆院高廣聽事宏壯亞太極殿神武入朝責之乃止論曰昔魏氏失馭中原蕩析齊神武爰從晉部大號興方屢戰而翦凶徒一麾以清京洛尊主臣國功濟天下既而魏武帝規避權逼層數既盡適所以速關河之分焉文襄嗣膺霸道威略昭著內除姦逆外拓淮夷擯斥貪殘存情人物而志在峻法急於御下於前王之德有所未同蓋天意人心好主惡殺雖吉凶報應未皆影響

揔而論之積善多慶然文襄之禍生所忽蓋有由焉

北史卷七

齊本紀中第七

顯祖文宣皇帝諱洋字子進神武第二子文襄之母弟也武明太后初孕帝每夜有赤光照室太后私怪之及產命之曰侯尼于鮮卑言有相子也以生於晉陽一名晉陽樂時神武家徒壁立后與親姻相對共憂寒餒帝生始數月尚未能言欬然曰得活太后及左右大驚不敢言及長黑色大頰先下鱗身重蹠瞻視審定不好戲

弄深沈有大度晉陽有沙門乍愚乍智時人不測呼爲
阿秃師太后見諸子焉歷問祿位至帝再三舉手指天
而已口無所言見者異之神武嘗從諸子過鳳陽門有
龍在上唯神武與帝見之內雖明敏貌若不足文襄每
嗤之曰此人亦得富貴相法亦何由可解神武以帝貌
陋神彩不甚發揚曾問以時事帝略有所辨儻語一事
必得事裏又嘗令諸子各使理亂絲帝獨抽刀斬之曰
亂者須斬神武以爲然又各配兵四出而使彭樂率甲
騎僞攻之文襄等怖撓帝勒衆與彭樂相格樂免冒言
情猶禽之以獻由是神武稱異之謂長史薛琬曰此兒
意識過吾琬亦私怪之幼時師事范陽盧景裕默識過
人未嘗有所自明景裕不能測也天平二年封太原郡
公累遷尚書左僕射後從文襄行過遼陽山獨見天門
開餘無人見者武定五年神武崩猶祕凶事衆情疑駭
帝雖內嬰巨痛外若平常人情頗安魏帝授帝尚書令
中書監京畿大都督七年八月文襄遇賊帝在城東雙
堂事出倉卒內外震駭帝神色不變指麾部分自鬻斬
群賊而漆其首祕不發喪徐言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
苦也當時內外莫不驚異乃諷魏朝立皇太子因以大
赦乃赴晉陽總庶政帝內雖明察外若不了老臣宿將

皆輕帝於是帝推誠接下務從寬厚事有不便者咸蠲
省焉群情始服八年正月辛酉魏帝爲文襄舉哀於東
堂戊辰詔進帝位使持節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
事大行臺齊郡王食邑一萬戶三月庚申又進封齊王
食冀州之勃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五郡邑十
萬戶帝自居晉陽寢室每夜有光如晝旣爲王夢人以
筆點已額旦日以語館客王曇首曰吾其退乎曇首拜
賀曰王上加點爲主當進也五月辛亥帝如鄴光州獲
九尾狐以獻甲寅魏帝遣兼太尉彭城王韶司空潘相
樂奉冊進帝位相國摠百揆以冀州之勃海長樂安德

武邑瀛州之河間高陽章武定州之中山常山博陵十
郡邑二十萬戶加九錫殊禮齊王如故景辰魏帝遜位
別宮又使兼太尉彭城王韶兼司空敬顯儁奉冊禪位
致璽書於帝并奉皇帝璽綬禪代之禮一依唐虞漢魏
故事帝累表固辭詔不許於是尚書令高隆之率百寮
勸進天保元年夏五月戊午皇帝卽位於南郊升壇柴
燎告天是日鄴下獲赤雀獻于郊所事畢還宮御太極
前殿大赦改元百官進兩大階六州緣邊職人三大階
自魏孝莊已後百官絕祿至是復給焉己未詔封魏帝
爲中山王追尊皇祖文穆王爲文穆皇帝皇祖妣爲文

穆皇后皇考獻武王爲獻武皇帝皇兄文襄王爲文襄
皇帝命有司議祖宗以聞辛酉尊王太后爲皇太后乙
酉降魏朝封爵各有差其信都從義及宣力霸朝者又
西來人并武定六年以來南來投化者不在降限辛未
遣大使於四方觀察風俗問人疾苦甲戌遷神主於太
廟六月辛巳詔改封崇聖侯孔長爲恭聖侯邑一百戶
以奉孔子祀并下魯郡以時修葺廟宇又詔吉凶車服
制度各爲等差具立條式使儉而獲中分遣使人致祭
於五岳四瀆其堯祠舜廟下及孔父老君等載於祀典
者咸秩罔遺又詔冀州之勃海長樂二郡先帝始封之
國義旗初起之地并州之太原青州之齊郡霸朝所在
王命是基君子有作貴不忘本齊郡勃海可竝復一年
長樂復二年太原復三年壬午詔故太傅孫騰故太保
尉景故大司馬婁昭故司徒高敖曹故尚書左僕射慕容
紹宗故領軍万俟干故定州刺史段榮故御史中尉
劉貴故御史中尉竇泰故殷州刺史劉豐故濟州刺史
蔡雋等竝左右先帝經贊皇墓或不幸早歿或隕身玉
事可遣使者就墓致祭并撫問妻子又詔封宗室太尉
高岳爲清河王太保高隆之爲平原王開府儀同三司
高歸彥爲平秦王徐州刺史高思宗爲上洛王營州刺

史高長弼爲廣武王兼武衛將軍高普爲武興王兼武
衛將軍高子瑗爲平昌王兼北中郎將高顯國爲襄樂
王前太子庶子高獻爲趙郡王揚州縣開國公高孝緒
爲脩城王又詔封功臣太師庫狄干爲章武王大司馬
斛律金爲咸陽王并州刺史賀拔仁爲安定王殷州刺
史韓軌爲安德王瀛州刺史可朱渾道元爲扶風王司
徒公彭樂爲陳留王司空公潘相樂爲河東王癸未詔
封諸弟青州刺史浚爲永安王尚書左僕射淹爲平陽
王定州刺史浹爲彭城王儀同三司演爲常山王冀州
刺史渙爲上黨王儀同三司清爲襄城王儀同三司湛
爲長廣王潛爲任城王湜爲高陽王濟爲博陵王凝爲
新平王潤爲馮翊王洽爲漢陽王丁亥詔立王子殷爲
皇太子王后李氏爲皇后庚寅詔以太師庫狄干爲太
宰司徒彭樂爲太尉司空潘相樂爲司徒開府儀同三
司司馬子如爲司空己亥以皇太子初入東宮赦畿內
及并州死罪已下降餘州死罪已下囚秋七月辛亥尊
文襄妃元氏爲文襄皇后宮曰靜德又封文襄子孝琬
爲河間王孝瑜爲河南王乙卯以尚書令平原王封隆
之爲錄尚書事尚書左僕射平陽王淹爲尚書令改御
史中尉還爲中丞詔魏御府所有珍奇雜絲常所不給

人者悉送內後園以供七日宴賜八月詔郡國修立黌
序廣延髦俊敦述儒風其國子學生亦依舊銓補往者
文襄皇帝所運蔡邕石經五十二枚移置學館依次修
立又詔求直言正諫之士待以不次命牧人之官廣勸
農桑庚寅詔曰朕以虛薄嗣弘王業思所以贊揚盛績
播之萬古雖史官執筆有聞無墜猶恐緒言遺美時或
未書在位王公文武大小降及庶人爰至僧徒或親奉
音旨或承傳旁說凡可載之文籍悉條封上甲午詔曰
魏世議定麟趾格遂爲通制官司施用猶未盡善羣官
可更論討新令未成之間仍以舊格從事九月癸丑以
領東夷校尉遼東郡開國公高麗王成爲使持節侍中
驃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王公如故丁卯詔以梁侍
中使持節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承制邵陵
王蕭綸爲梁王庚午幸晉陽是日皇太子入居涼風堂
監國冬十月己卯法駕御金輅入晉陽宮朝皇太后於
內殿辛巳曲赦并州太原郡晉陽縣及相國府四獄囚
乙酉以特進元紹爲尚書左僕射并州刺史段紹爲右
僕射壬辰罷相國府留騎兵外兵曹各立一省別掌機
密十一月周文帝帥師至陝城分騎北度至建州甲寅
梁湘東王蕭繹遣使朝貢景寅帝親戎出次城東周文

帝見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遂班師十二月辛丑
車駕至自晉陽是歲高麗蠕蠕吐谷渾庫莫奚並遣使
朝貢

二年春正月丁未梁湘東王蕭繹遣使朝貢辛亥祀圓
丘以神武皇帝配癸亥親耕籍田乙丑享太廟二月壬
辰太尉彭樂謀反伏誅三月景午襄城王清薨己未詔
梁承制湘東王繹為梁使持節假黃鉞相國建梁臺摠
百揆承制梁王庚申司空司馬子如坐事免是月梁交
梁義新四州刺史各以地內附西魏文帝崩夏四月二
辰梁王蕭繹遣使朝貢六月庚午以前司空司馬子如

為太尉秋七月己卯改顯陽殿還為昭陽殿辛卯改殿
州為趙州以避太子之諱是月侯景廢梁簡文帝立蕭
棟為主九月壬申免諸伎作屯牧雜色役隸之徒為白
戶癸巳行幸趙定二州因至晉陽冬十月戊申起宣光
建始嘉福仁壽諸殿庚申蕭繹遣使朝貢丁卯文襄皇
帝神主入于廟十一月侯景廢梁主棟僭即偽位於建
鄴自稱曰漢十二月中山王殂是歲蠕蠕室韋高麗並
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景申帝親討庫莫奚於代郡大破之以其
口配山東為百姓二月蠕蠕主阿那瓌為突厥所破壞

自殺其太子菴羅辰及瓌從弟登注侯刑登注子庫提
竝擁衆來奔蠕蠕餘衆立注次子鐵伐爲主辛丑契丹
遣使朝貢三月戊子詔清河王岳司徒潘相樂行臺辛
術帥師南伐癸巳詔進梁王蕭繹爲梁主夏四月壬申
東南道行臺辛術於廣陵送傳國八璽甲申以吏部尚
書楊愔爲尚書右僕射六月己亥清河王岳等班師乙
卯車駕幸晉陽冬十月乙未次黃櫨嶺仍起長城北至
社于戌四百餘里立三十六戌十一月辛巳梁王蕭繹
卽位於江陵是爲元帝遣使來聘十二月壬子車駕還
宮戊午幸晉陽是歲西魏廢帝元年

四年春正月景子山胡圍離石戌帝親討之未至而逃
因巡三堆戌大狩而旋戌寅庫莫奚遣使朝貢自魏末
用永安錢又有數品皆輕濫己丑鑄新錢文曰常平五
銖二月送蠕蠕鐵伐父登注及子庫提還北鐵伐尋爲
契丹所殺國人復立登注爲主仍爲其大人阿富提等
所殺國人復立庫提爲主夏四月車駕還宮戊午西南
有大聲如雷五月庚午校獵於林慮山戊子還宮六月
甲辰章武王庫狄干薨秋北巡奠定幽安仍北討契丹
冬十月丁酉車駕至平州遂西道趣長壘甲辰帝步踰
山嶺爲士卒先指麾奮擊大破契丹是行也帝露頭袒

身晝夜不息行千餘里唯食肉飲水氣色彌厲丁巳登碣石山臨滄海十一月己未帝自平州還遂如晉陽閏月壬寅梁人來聘十二月己未突厥復攻蠕蠕蠕舉國來奔癸亥帝北討突厥迎納蠕蠕乃廢其主庫提立阿那瓌子菴羅辰爲主置之馬邑川追突厥於朔方突厥請降許之而還自是貢獻相繼

五年春正月癸丑帝討山胡大破之男子十二已上皆斬女子及幼弱以賞軍士遂平石樓石樓絕險自魏代所不能至於是遠近山胡莫不懾伏是役也有都督賈傷其什長路暉禮不能救帝命剗其五藏使九人分食

之肉及穢惡皆盡自是始行威虐是月周文帝廢西魏帝而立齊王廓是爲恭帝三月蠕蠕菴羅辰叛帝親討大破之辰父子北遁太保賀拔仁坐違緩拔其髮免爲庶人使負炭輸晉陽宮夏四月蠕蠕寇肆州丁巳帝自晉陽討之至恒州時虜騎散走大軍已還帝帥麾下二千餘騎爲殿夜宿黃瓜堆蠕蠕別部數萬騎扣鞍而進四面圍逼帝安寢平明方起神色自若指畫軍形潰圍而出虜走追擊之伏尸二十里獲菴羅辰妻子生口三萬餘五月丁亥地豆干契丹竝遣使朝貢丁未北討蠕蠕又大破之六月蠕蠕遠遁秋七月戊子肅慎遣使朝

貢壬辰降罪人庚戌至自北伐八月庚午以司州牧清河王岳爲太保以安德王軌爲大司馬以扶風王可朱渾道元爲大將軍以司空尉粲爲司徒以太子少師侯莫陳相爲司空以尚書令平陽王淹爲錄尚書事以常山王演爲尚書令以上黨王渙爲尚書右僕射丁丑行幸晉陽辛巳錄尚書事平原王高隆之薨封冀州刺史段韶爲平原王是月詔常山王演上黨王渙清河王岳平原王段韶率衆於洛陽西南築伐惡城新城嚴城河南城四鎮九月帝親自臨幸欲以致西師西師不出乃如晉陽冬十月西魏攻陷江陵殺梁元帝梁將王僧辯

在建業推其晉安王勳方智爲太宰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置百官十二月庚申車駕北巡至達速嶺親覽山川險要將起長城是歲西魏恭帝元年

六年春正月壬寅清河王岳度江剋夏首梁司徒郢州刺史陸法和請降詔以梁貞陽侯蕭明爲梁主遣尚書右僕射上黨王渙送之江南二月甲子以陸法和爲使持節都督十州諸軍事太尉大都督西南道大行臺三月景戌上黨王渙剋東關斬梁將裴之橫景申車駕至自晉陽封文襄二子孝珩爲廣寧王延宗爲安德王戊戌帝臨昭陽殿決獄是月發寡婦以配軍士築長城夏

五月蕭明入于建業六月甲子河東王潘相樂薨壬申
帝親討蠕蠕甲戌諸軍大會祁連池乙亥出塞至庫狄
谷百餘里無水泉六軍渴乏俄而大雨秋七月己卯帝
頓白道留韜重親率輕騎五千追蠕蠕壬午及之懷朔
鎮帝躬犯矢石頰大破之遂至沃野壬辰還晉陽九月
己卯車駕至自晉陽冬十月梁將陳霸先襲殺王僧辯
廢蕭明復立蕭方智為主辛亥行幸晉陽十一月梁秦
州刺史徐嗣徽南豫州刺史任約等襲據石頭城竝以
州內附壬辰大都督蕭軌帥衆至江遣都督柳達摩等
度江鎮石頭己亥太保清河王岳薨柳達摩爲霸先次

逼以石頭降是歲高麗庫莫奚竝遣使朝貢詔發夫一
百八十萬人築城自幽州北夏口西至恒州九百餘里
七年春正月辛丑封司空侯莫陳相爲白水郡王車駕
至自晉陽於鄴城西馬射大集衆庶觀之二月辛未詔
常山王演等於涼風堂讀尚書奏案論定得失帝親決
之三月丁酉大都督蕭軌等帥衆濟江夏四月乙丑儀
同三司婁叡討魯陽蠻大破之丁卯造金華殿五月漢
陽王洽薨帝以肉爲斷慈遂不復食六月乙卯蕭軌等
與梁師戰於鍾山西遇霖雨失利軌及都督李希光王
敬寶東方老軍司裴英起竝沒士卒還者十二三乙丑

北史卷七十一
梁湘州刺史王琳獻馴象秋七月乙亥周文帝殂是月
發山東寡婦二千六百人配軍士有夫而濫奪者十二
三十一月壬子併省州三郡一百五十三縣五百八十
九鎮三戌二十六十二月庚子魏恭帝遜位於周是歲
庫莫奚契丹遣使朝貢修廣三臺宮殿先是自西河憇
秦戍築長城東至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六十
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

八年春三月大熱人或暍死夏四月庚午詔禁取蝦蟹
蜆蛤之類唯許私家捕魚乙酉詔公私禁取鷹鷄以太
師咸陽王斛律金爲右丞相以前大將軍扶風王可朱

渾道元爲太傅以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仁爲太保尚書
令常山王演爲司空以錄尚書事長廣王湛爲尚書令
以尚書右僕射楊愔爲左僕射以并省尚書右僕射崔
暹爲左僕射以上黨王渙爲錄尚書事是月帝在城東
馬射敕京師士女悉赴觀不赴者罪以軍法七日乃止
五月辛酉冀州人劉向於鄴謀逆黨與皆伏誅秋八月
己巳庫莫奚遣使朝貢庚辰詔丘郊禘祫時祭皆市取
少牢不得割割有司監視必令豐備農社先蠶酒肉而
已雩禱風雨司人司祿靈星雜祀果餅酒脯唯當務盡
誠敬義同如在辛巳制權酷自夏至九月河北六州河

南十三州畿內八郡大蝗飛至鄴蔽日聲如風雨甲辰
詔今年遭蝗處免租冬十月乙亥梁主蕭方智遜位於
陳陳武帝遣使稱藩朝貢是歲周閔帝元年周冢宰宇文
文護殺閔帝而立明帝又改元焉初於長城內築重城
自庫洛拔而東至於塢紇戍凡四百餘里

九年春二月丁亥降罪人已丑詔燎野限以仲冬不得
他時行火損昆蟲草木三月丁酉車駕至自晉陽夏四
月辛巳大赦是月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以城叛于周
大旱帝以祈雨不降毀西門豹祠掘其冢五月辛丑以
尚書令長廣王湛爲錄尚書事以驃騎大將軍平秦王

歸彥爲右僕射甲辰以前左僕射楊愔爲尚書令六月
乙丑帝自晉陽北巡己巳至祁連池戊寅還晉陽是日
山東大蝗差人夫捕而坑之秋七月辛丑給畿內老人
劉奴等九百四十三人版職及杖帽各有差戊申詔趙
燕瀛定南營五州及司州廣平清河二郡去年蝨澇損
田兼春夏少雨苗稼薄者免今年租稅八月乙丑車駕
至自晉陽甲戌行幸晉陽先是發丁匠三十餘萬人營
三臺於鄴因其舊基而高博之大起宮室及遊豫園至
是三臺成改銅爵曰金鳳金武曰聖應冰井曰崇光冬
十一月甲午車駕至自晉陽登三臺御乾象殿朝宴羣

臣以新宮成丁酉大赦內外文武官並進一大階丁巳
梁相州刺史王琳遣使請立蕭莊爲梁主仍以江州內
屬令莊居之十二月癸酉詔以梁王蕭莊爲梁主進居
九派戊寅以太傅可朱渾道元爲太師以司徒尉粲爲
太尉以冀州刺史段韶爲司空以錄尚書事常山王演
爲大司馬以錄尚書事長廣王湛爲司徒起大莊嚴寺
是歲殺永安王浚上黨王渙

十年春正月戊戌以司空侯莫陳相爲大將軍辛丑太
尉長樂郡公尉粲肆州刺史濮陽公婁仲遠並進爵爲
王甲寅行幸遼陽甘露寺二月景戌帝於甘露寺禪居

深觀唯軍國大政奏聞三月戊戌以侍中高德正爲尚
書右僕射景辰車駕至自遼陽是月梁王蕭莊至郢州
遣使朝貢夏閏四月丁酉以司州牧彭城王浟爲兼司
空以侍中高陽王湜爲尚書左僕射乙巳以兼司空彭
城王浟爲兼太尉攝司空事封皇子紹廉爲長樂王五
月癸未誅始平公元元世東平公元元景式等二十五家禁
止特進元韶等十九家尋並誅之男子無少長皆斬所
殺三千人並投漳水六月陳武帝殂秋八月戊戌封皇
子紹義爲廣陽王以尚書右僕射河間王孝琬爲左僕
射癸卯詔諸軍人或父祖改姓冒入元氏或假託舊

認妄稱姓元者不問世數遠近悉聽改復本姓是月殺
左僕射高德正九月己巳行幸晉陽冬十月甲午帝暴
崩於晉陽宮德陽堂時年三十一遺詔凶事一從儉約
喪月之斷限以三十六日嗣子百寮內外遐邇奉制割
情悉從公除癸卯發喪歛於宣德殿十一月辛未梓宮
還鄴十二月乙酉殯於太極前殿乾明元年二月景申
葬於武寧陵謚曰文宣帝廟號顯祖帝沈敏有遠量外
若不遠內鑒甚明文襄年長英秀神武特所愛重百僚
承風莫不震懼而帝善自晦迹言不出口恒自貶退言
咸順從故深見輕雖家人亦以爲不及文襄嗣業帝以

次長見猜嫌帝后李氏色美每預宴會容貌遠過靖
皇后文襄彌不平焉帝每爲后私營服翫小佳文襄卽
令逼取后恚有時未與帝笑曰此物猶應可求兄須何
容恡文襄或愧而不取便恭受亦無飾讓每退朝還第
輒閉閣靜坐雖對妻子能竟日不言或袒跣奔躍后問
其故對曰爲余漫戲此蓋習勞而不肯言也所寢至夜
曾有光巨細可察后驚告帝帝曰慎勿妄言自此唯與
后寢侍御皆令出外文襄崩秘不發喪其後漸露魏帝
竊謂左右曰大將軍此殂似是天意威權當歸王室矣
及帝將赴晉陽親入辭謁於昭陽殿從者千人居前持

劔者十餘輩帝在殿下數十步立而衛士升階已二百
許人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帝令主者傳奏須詣晉陽
言訖再拜而出魏帝失色目送帝曰此人似不能見容
吾不知死在何日及至并州慰諭將士指辭款實衆皆
欣然曰誰謂左僕射翻不減令公公即指文襄也時
訛言上黨出聖人帝聞之將徙一郡而郡人張思進上
言殿下生於南宮坊名上黨卽是上黨出聖人帝悅而
止先是童謡曰一束藁兩頭然河邊殺癩飛上天藁然
兩頭於文爲高河邊殺癩爲水邊羊指帝名也於是徐
之才盛陳宜受禪帝曰先父亡兄功德如此尚終北面
吾又何敢當之才曰正爲不及父兄須早升九五如其
不作人將生心且讖云羊飲盟津角柱天盟津水也羊
飲水王名也角柱天大位也又陽平郡界回星驛傍有
大水土人常見羣羊數百立卧其中就視不見事與讖
合顧王勿疑帝以問高德正德正又贊成之於是始決
乃使李密卜之遇大橫曰大吉漢文帝之封也帝乃鑄
象以卜之一寫而成使段韶問斛律金於肆州金來朝
深言不可以鑑曹宗景業首陳符命請殺之乃議於太
后前太后謂諸貴曰我兒寧直必自無此意直高德正
樂禍教之耳帝意決乃整兵而東使高德正之鄴諷喻

公卿莫有應者司馬子如逆帝於遼陽固言未可杜弼亦抱馬諫帝欲還尚食丞李集曰此行事非小而言還帝僞言使向東門殺之而別令賜絹十疋四月夜禾生於魏帝銅研且長數寸有穗五月帝復東赴鄴令左右曰異言者斬是月光州獻九尾狐帝至鄴城南召入并齋板策且高隆之進謁曰用此何爲帝作色曰我自事若欲族滅即隆之謝而退於是乃作圓丘備法物草禪讓事及登極之後神明轉茂外柔內剛果於斷割人莫能窺又特明吏事留心政術簡靖寬和坦於任使故諸借等得盡於匡贊朝政粲然兼以法馭下不避權貴

有違犯不容勲戚內外莫不肅然至於軍國機策獨決懷抱規謀宏遠有人君大略又以三方鼎峙繕甲練兵左右宿衛置百保軍士每臨行陣親當矢石鋒刃交接唯恐前敵不多屢犯艱厄常致剋捷嘗追及蠕蠕令都督高阿那肱率騎數千塞其走道時虜軍猶盛五萬餘人肱以兵少請益帝更減其半騎那肱奮擊遂大破之虜主踰越巖谷僅以身免都督高元海王師羅竝無武藝先稱怯弱一旦交鋒有踰驍壯嘗於東山游宴以關隴未平投孟震怒召魏收於前立爲詔書宣示遠近將事西行是歲周文帝殂西人震恐常爲度隴之計旣征

伐四剋威振戎夏六七年後以功業自矜遂留情耽酒肆行淫暴或躬自鼓舞歌謳不息從旦通宵以夜繼晷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散髮胡服雜衣錦綵拔刀張弓游行市肆勲戚之第朝夕臨幸時乘鹿車白象駱駝牛驢竝不施鞍勒或盛暑炎赫日中暴身隆冬酷寒去衣馳走從者不堪帝居之自若街坐巷宿處處游行多使劉桃枝崔季舒負之而行或擔胡鼓而拍之親戚貴臣左右近習侍從錯雜無復差等徵集淫媼悉去衣裳分付從官朝夕臨視或聚棘爲馬紐草爲索逼遣乘騎牽引來去流血灑地以爲娛樂凡諸殺害多令支解或焚

之於火或投之於河沈醜旣久彌以狂惑每至將醉輒拔劍挂手或張弓傳矢或執持牟梨游行市廊問婦人曰天子何如荅曰顛顛癡癡何成天子帝乃殺之或馳騁衢路散擲錢物恣人拾取爭競誼譁方以爲喜太后嘗在北宮坐一小榻帝時已醉手自舉牀后便墜落頗有傷損醒悟之後大懷慙恨遂令多聚柴火將入其中太后驚懼親自持挽又設地席令平秦王高歸彥執杖口自責疏脫背就罰敕歸彥杖不出血當卽斬汝太后涕泣前自抱之帝流涕苦請不肯受於太后太后聽許方捨背杖笞腳五十莫不至到衣冠拜謝悲不自勝因

此戒酒一旬還復如初自是耽酒轉劇遂幸李后家以
鳴鏑射后母崔正中其頰因罵曰吾醉時尚不識太后
老婢何事馬鞭亂打一百有餘三臺構木高二十七丈
兩棟相距二百餘尺工匠危怯皆繫繩自防帝登脊疾
走都無怖畏時復雅儻折旋中節傍人見者莫不寒心
又召死囚以席爲趨從臺飛下免其罪戮果敢不慮者
盡皆獲全疑怯猶豫者或致損跌沈酗旣久轉虧本性
怒大司農穆子容使之脫衣而伏親射之不中以楸貫
其下竅入腸雖以楊愔爲宰輔使進廁籌以其體肥呼
爲楊大肚馬鞭鞭其背流血浹袍以刀子務其腹崔季
舒託俳言曰老小公子惡戲因掣刀子而去之又置情
於棺中載以輜車幾下釘者數四曾至彭城王浹宅謂
其母介朱曰憶汝辱我母壻時向何由可耐手自刃殺
又至故僕射崔暹第謂暹妻李曰頗憶暹不李曰結髮
義深實懷追憶帝曰若憶時自往看也親自斬之棄頭
牆外甍在晉陽以稍戲刺都督尉子耀應手而死在三
臺太光殿上鐃殺都督穆嵩又幸開府暴顯家有都督
韓哲無罪忽衆中召斬之數段魏安樂王元昂后之姊
壻其妻有色帝歎幸之欲納爲昭儀召昂令伏以鳴鏑
射一百餘下疑血垂將一石竟至於死後帝自往弔哭

於喪次逼擁其妻仍令從官脫衣助襚兼錢絲號爲信物一日所得將踰巨萬后帝不食乞讓位於姊太后又爲言帝意乃釋所幸薛嬪甚被寵愛忽意其輕與高岳私通無故斬首藏之於懷於東山宴勸酬始合忽探出頭投於枋上支解其屍弄其髀爲琵琶一座驚怖莫不喪膽帝方收取對之流淚云佳人難再得甚可惜也載屍以出被髮步哭而隨之至有闔巷庸人無識知者忽令召斬鄴下繫徒罪至大辟簡取隨駕號爲供御囚手自刃殺持以爲戲凡所屠害動多支解或投之烈火或棄之漳流兼以外築長城內營臺殿賞費過度天下

騷然內外僭僭各懷怨毒而素嚴斷臨下加之默識隱記百寮戰慄不敢爲非曾有典御丞李集面諫比帝有甚於桀紂帝令縛置流中沈沒久之復令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回來彌不及矣帝又令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漢方知龍逢比干非是俊物遂解放之又被引入見似有所諫帝令將出要斬其或斬或赦莫能測焉初帝登作改年爲天保士有深識者曰天保之字爲一大人只十帝其不過十乎又先是謠云馬子入石室三千六百日帝以午年生故曰馬子三臺石季龍舊居故曰石室三千六

百曰十年也又帝曾問太山道士曰吾得幾年爲天子
荅曰得三十年道士出後帝謂李后曰十年十月十日
得非三十也吾甚畏之過此無慮人生有死何得致惜
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帝及期而崩濟南竟不終
位時以爲知命曾幸晉陽夜宿杠門嶺嶺有數株栢樹
皆將千年枝葉嫩茂似有神物所託時帝已被酒向嶺
填罵射中一株未幾立枯而死又出言屢中時人故謂
之神靈雖爲猖獗不專云昏暴末年遂不能進食唯數
飲酒麴蘖成災因而致斃先是霍州發楚夷王女冢尸
如生焉得珠襦玉匣帝珍之還以歛焉如祖珽以險薄

多過帝數罪之每謂爲老賊及武成時珽被任遇乃說
武成曰文宣甚暴何得稱文旣非創業何得稱祖若宣
帝爲祖陛下萬歲後將何以稱武成溺於珽說天統初
有詔改謚景烈廟號威宗武平初趙彥深執政又奏復
帝本謚廟號顯祖云廢帝殷字正道小名道人文宣帝
之長子也母曰李皇后天保元年立爲皇太子時年六
歲性敏慧初學反語於跡字下注云自反時侍者未達
其故太子曰跡字足傍亦爲跡豈非自反邪嘗宴北宮
獨令河間王勿入左右問其故太子曰世宗遇賊處河
間王復何宜在此文宣每言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我

北史卷七
三十一
欲廢之立太原王初詔國子博士李寶鼎傳之寶鼎奉
復詔國子博士邢峙待講太子雖富於春秋而溫裕關
朝有人君之度貫綜經業省覽時政甚有美名七年冬
文宣召朝臣文學者及禮學官於宮宴會令以經義相
質親身臨聽太子手筆措問在坐莫不歎美九年文宣
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令楊愔傳旨謂國子
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
來不登變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
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顏子縮屋稱貞柳下
嫗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乃賚絹百疋後文

宣登金鳳臺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再三
不斷其首文宣怒親以馬鞭撞太子三下山是氣悸
吃精神時復昏擾十年十月文宣崩癸卯太子卽帝位
於晉陽宣德殿大赦內外百官普加汎級亡官失爵聽
復資品庚戌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詔
九州軍人七十已上授以板職武官年六十已上及癯
病不堪驅使者並皆放免土木營造金銅鐵諸雜作工
一切停罷十一月乙卯以右丞相咸陽王斛律金爲左
丞相以錄尚書事常山王演爲太傅以司徒長廣王湛
爲太尉以司空段韶爲司徒以平陽王淹爲司空高陽

王暹爲尚書左僕射河間王孝琬爲司州牧侍中燕子
獻爲右僕射戊午分命使者巡省四方求政得失省察
風俗問人疾苦十二月戊戌改封上黨王紹仁爲漁陽
王廣陽王紹義爲范陽王長樂王紹廣爲隴西王是歲
周武成元年

乾明元年春正月癸丑朔改元己未詔寬徭賦癸亥高
陽王暹薨是月車駕至自晉陽己亥以太傅常山王演
爲太師錄尚書事以太尉長廣王湛爲大司馬并省錄
尚書事以尚書左僕射平秦王歸彥爲司空趙郡王叡
爲尚書左僕射詔諸元良口配沒宮內及賜人者竝放

免甲辰帝幸芳林園親錄囚徒死罪已下降免各有
乙巳太師常山王演矯詔誅尚書令楊愔尚書右僕射
燕子獻領軍大將軍可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散騎常
侍鄭子默戊申以常山王演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
錄尚書事以大司馬長廣王湛爲太傅京畿大都督以
司徒段韶爲大將軍以前司空平陽王淹爲太尉以司
空平秦王歸彥爲司徒彭城王浹爲尚書令又以高麗
王世子湯爲使持節領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是
月王琳爲陳所敗蕭莊自拔至和州三月甲寅詔軍國
事皆申晉陽稟大丞相常山王規筭壬申封文襄第二

子孝珩爲廣寧王第三子長恭爲蘭陵王夏四月癸亥
詔河南定冀趙瀛滄南滕光南青九州往因蝨水頗傷
時稼遣使分塗贍恤是月周明帝崩五月壬子以開府
儀同三司劉洪徽爲尚書右僕射秋八月壬午太皇大
后令廢帝爲濟南王全食一郡以大丞相常山王演入
纂大統是日王居別宮皇建二年九月殂於晉陽時年
十七帝聰慧夙成寬厚仁智天保間雅有令名及承大
位楊愔燕子獻宋欽道等同輔以常山王地親望重內
外畏服加以文宣初崩之日太后本欲立之故愔等竝
懷猜忌常山王憂悵乃白太后誅其黨時平秦王歸彥

亦預謀焉皇建二年秋天文告變歸彥慮有後害仍白
孝昭以王當咎乃遣歸彥馳驅至晉陽害之王薨後孝
昭不豫見文宣爲崇孝昭深惡之厭勝術備設而無益
也薨三旬而孝昭崩大寧二年葬於武寧之西北謚閔
悼王初文宣命邢邵制帝名殷字正道從而尤之殷家
弟及正字一止吾身後兒不得也邵懼請改焉文宣不
許曰天也因謂昭帝曰奪時但奪慎勿殺也
孝昭皇帝演字延安神武皇帝第六子文宣皇帝之母
弟也幼而英峙早有大成之量武明皇太后早所愛重
魏元象元年封常山郡公及文襄執政遣中書侍郎李

同執就霸府爲諸弟師帝所覽文籍源其指歸而不好
辭彩每歎云雖盟津之師左驂震而不弔以爲能遂篤
志讀漢書至李陵傳恒壯其所爲焉聰敏過人所與游
處一知其家諱終身未嘗誤犯同軌病卒又命開府長
流參軍刁柔代之性嚴褊不適誘訓之宜中被遣出帝
送出閣慘然歛容淚數行下左右莫不歔歔其敬業重
舊如此天保初進爵爲王五年除并省尚書令帝善斷
割長思理省內畏服七年從文宣還鄴文宣以尚書奏
事多有異同令帝與朝臣先論定得失然後敷奏帝長
於政術割斷咸盡其理文宣歎重之八年轉司空錄尚

書事九年除大司馬仍錄尚書事時文宣溺於游宴帝
憂憤表於神色文宣覺之謂帝曰但令汝在我何爲不
縱樂帝唯啼泣拜伏竟無所言文宣亦大悲抵盃於地
曰汝似嫌我自今敢進酒者斬之因取所御盃盡皆壞
棄後益沈酒或入諸貴戚家角力批拉不限貴賤唯常
山王至內外肅然帝又密撰事條將諫其友王晞以爲
不可帝不從因間極言遂逢大怒順成后本魏朝宗室
文宣欲帝離之陰爲帝廣求淑媛望移其寵帝雖承旨
有納而情義彌重帝性頗嚴尚書郎中割斷有失輒加
捶楚令史姦慝便卽考竟文宣乃立帝於前以刀環擬

脅召被立罰者臨以白刃求帝之短咸無所陳方見解
釋自是不許答筆郎中後賜帝魏時宮人醒而忘之謂
帝擅取遂令刀環亂築因此致困皇太后日夜啼泣文
宣不知所爲先是禁友王晞乃捨之令侍帝帝月餘漸
瘳不敢復諫及文宣崩帝居禁中護喪事幼主卽位乃
卽朝班除太傅錄尚書事朝政皆決於帝月餘乃居藩
邸自是詔敕多不關帝客或言於帝曰鷲鳥捨巢必有
探卵之患今日之地何宜屢出乾明元年從廢帝赴鄴
居于領軍府時楊愔燕子獻可朱渾天和宋欽道鄭子
默等以帝威望旣重內懼權逼請以帝爲太師司州牧

錄尚書事長廣王湛爲大司馬錄并省尚書事解京
大都督帝旣以尊親而見猜斥乃與長賈王期獵謀之
於野三月甲戌帝初上省旦發領軍府大風暴起壞所
御車幔帝甚惡之及至省朝士咸集坐定酒數行於坐
執尚書令楊愔右僕射燕子獻領軍可朱渾天和侍中
宋欽道等於坐帝戎服與平原王段韶平秦王高歸彥
領軍劉洪徽入自雲龍門於中書省前遇散騎常侍鄭
子默又執之同斬於御府之內帝至東閣門都督成休
寧抽刃呵帝帝令高歸彥喻之休寧厲聲大呼不從歸
彥旣爲領軍素爲兵士所服悉皆弛仗休寧方歎息而

北史卷七
三十一
罷帝入至昭陽殿幼主太皇太后皇太后並出臨御坐
帝奏愴等罪求伏專擅之辜時庭中及兩廊下衛士二
千餘人皆被甲待詔武衛娥末樂武力絕倫又被文宣
重遇撫刃思効廢帝吃訥兼倉卒不知所言太皇太后
又爲皇太后誓言帝無異志唯云逼而已高歸彥救勞
衛士戒嚴永樂乃內刀而泣帝乃令歸彥引侍衛之士
向華林園以京畿軍入守門閣斬娥末樂於園詔以帝
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相府佐史進位一
等帝尋如晉陽有詔軍國大政咸諮決焉帝既當大位
知無不爲擇其令典考綜名實廢帝恭已以聽政太皇

太后尋下令廢少主命帝統大業

皇建元年八月壬午皇帝卽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改
乾明元年爲皇建詔奉太皇太后還稱皇太后皇太后
稱文宣皇后宮曰昭信乙酉詔自太祖創業已來諸有
佐命功臣子孫絕滅國統不傳者有司搜訪近親以名
聞當量爲主後諸郡國老人各授板職賜黃帽鳩杖又
詔謬正之士竝聽進見陳事軍人戰亡死王事者以時
申聞當加榮贈督將朝士名望素高位歷通顯天保以
來未蒙追贈者亦皆錄奏又以廷尉中丞執法所在繩
違案罪不得儻文弄法其官奴婢年六十已上免爲庶

人戊子以太傅長廣王湛爲右丞相以太尉平陽王淹
爲太傅以尚書令彭城王浹爲大司馬壬辰詔分遣大
使巡省四方觀察風俗問人疾苦考求得失搜訪賢良
甲午詔曰昔武王剋殷先封往代兩漢魏晉無廢茲典
及元氏統歷不率舊章朕纂承大業思弘古典但二王
三恪舊說不同可議定是非列名條奏其禮儀體式亦
仰議之又詔國子寺可備立官屬依舊置生講習經典
歲時考試其文襄帝所運石經宜卽施列於學館外州
大學亦仰典司勤加督課景申詔九州勲人有重封者
聽分授子弟以廣骨肉之恩九月壬申詔議定三祖樂
冬十一月辛亥立妃元氏爲皇后世子百年爲皇太子
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癸丑有司奏太祖獻武皇帝
廟宜奏武德之樂舞昭烈之舞太宗文襄皇帝廟宜奏
文德之樂舞宣政之舞高祖文宣皇帝廟宜奏文正之
樂舞光大之舞詔曰可庚申詔以故太師尉景故太師
竇叅故太師太原王婁昭故太宰章武王庫狄干故太
尉段榮故太師万俟普故司徒蔡攜故太師高乾故司
徒莫多婁貸文故太保劉貴故太保封祖裔故廣州刺
史王懷十三人配饗大祖廟庭故太師清河王岳故太
宰安德王韓軌故太宰扶風王可朱渾道元故太師高

北史卷七
帝紀
昂故大司馬劉豐故太師万俟受洛于故太尉慕容紹宗十一人配饗世宗廟庭故太尉河東王潘相樂故司空薛修義故太傅破六韓常三人配饗高祖廟庭是月帝親戎北討庫莫奚出長城虜奔遁分兵致討大獲牛馬括摠入晉陽宮十二月景午車駕至晉陽

二年春正月辛亥祀圓丘壬子禘於太廟癸丑詔降罪人各有差二月丁丑詔內外執事之官從五品已上及三府主簿錄事參軍諸王文學侍御史廷尉三官尚書郎中中書舍人每二年之內各舉一人冬十月景子以尚書令彭城王浹爲太保長樂王尉粲爲太尉己酉野

雉栖于前殿之庭十一月甲辰詔曰朕嬰此暴疾奄忽無遠今嗣子冲眇未開政術社稷業重理歸上德右丞相長廣王湛研機測化體道居宗人雄之望海內瞻仰同胞共氣家國所憑可遣尚書左僕射趙郡王叡喻旨徵王統茲大寶其喪紀之禮一同漢文三十六日悉從公除山陵施用務從儉約先是帝不豫而無闕聽覽是日崩於晉陽宮時年二十七太寧元年閏十二月癸卯梓宮還鄴上謚曰孝昭皇帝庚午葬於文靜陵帝聰敏有識度深沈能斷不可窺測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儀整風表迥然獨秀自居臺省留心政術開明簿領吏所不

遠及正位宸居彌所克勵輕佻薄賦勤恤人隱內無私
寵外收人物雖后父位亦特進無別日具臨朝務知人
之善惡每訪問左右與獲直言曾問舍人裴澤在外議
論得失澤率尔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
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爲未弘帝笑曰誠如
卿言朕初臨萬機慮不周悉故致尔耳此事安可久行
恐後又嫌踈漏澤因被寵遇其樂聞過也如此趙郡王
叡與庫狄顯安侍坐帝曰須拔我同堂弟顯安我親姑
子今序家人禮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顯安曰陛
下多妄言曰若何對曰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撻人常
以爲非而今行之非妄言邪帝握其手謝之又使直
對曰陛下太細天子乃更似吏帝曰朕甚知之然無法
來又將整之以至無爲耳又問王晞晞答如顯安皆從
容受納性至孝太后不豫出居南宮帝行不正履容色
貶悴衣不解帶殆將四旬數去南宮五百餘步雞鳴而
去辰時方還來去徒行不乘輿輦太后所苦小增便即
寢伏閣外食飲藥物盡皆躬親太后嘗心痛不自堪恐
帝立侍帷前以爪搯手心血流出袖友愛諸弟無君臣
之隔雄勇有謀于時國富兵強將雪神武遺恨意在頓
駕平陽爲進取之策遠圖不遂惜哉初帝與濟南約不

相害及輿駕在晉陽武成鎮鄴望氣者云鄴城有天子
氣帝恐濟南復興乃密行鴆毒濟南不從乃扼而殺之
後頗愧悔初苦內熱頗進渴散時有尚書令史姓趙於
鄴見文宣從楊愔燕子獻等西行言相與復讐帝在晉
陽宮與毛夫人亦見焉遂漸危篤備禳厭之事或煮油
四灑或持炬燒逐諸厲方出殿梁山騎棟上歌呼自若
了無懼容時有天狗下乃於其所講武以厭之有兎驚
馬帝墜而絕肋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帝不對太
后怒曰殺去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臨終之際唯扶服
牀枕叩頭求哀遣使詔追長喪虞王入纂大統又手書云
宜將吾妻子置一好處勿學前人

論曰神武平定四方威權在己遷鄴之後雖主祭有人
號令所加政皆自出文宣因循鴻業內外叶從自朝及
野群心屬望東魏之地舉國樂推曾未期月遂登宸極
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朝野安乂其後縱
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代未有饗國不永實由
斯疾濟南繼業大革其弊風教粲然搢紳稱幸股肱輔
弼雖懷厥誠既不能贊弘道德和睦親懿又不能遠慮
防身深謀衛主應斷不斷自取其災臣既誅夷君尋廢
辱皆任非其器之所致余孝昭早居臺閣故事通明人

吏之闕無所不委文宣崩後大革前弊及臨尊極留心
 更深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也情好稽古率由禮度將
 封先代之胤且敦學校之風徵召才賢文武畢集于時
 周氏朝政移於宰臣主將相猜不無危殆乃聽關右寔
 懷兼并之志經謀宏曠諒近代之明主而降年不末其
 故何哉豈幽顯之塗別有復報將齊之基宇止在於斯
 帝欲大之天不許也

北史卷七終

北史卷八

齊本紀下第八

世祖武成皇帝諱湛神武皇帝第九子孝昭皇帝之母
 弟也儀表瓌傑神武尤所鍾愛神武方招懷荒遠乃為
 帝娉蠕蠕太子菴羅辰女號隣和公主帝時年八歲冠
 服端嚴神情閑遠華戎歎異元象中封長廣郡公天保
 初進爵為王拜尚書令尋兼司徒遷太尉乾明初楊愔
 等密相疎忌以帝為大司馬領并州刺史帝既與孝昭

康紀三十五年重修

北史卷八

本紀

一

謀誅諸執政遷太傅錄尚書事領京畿大都督皇建初
進位右丞相孝昭幸晉陽帝以懿親居守鄴政事咸見
委託二年孝昭崩遺詔徵帝入統大位及晉陽宮發喪
於崇德殿皇太后令所司宣遺詔左丞相斛律金率百
寮敦勸三奏乃許之

大寧元年冬十一月癸丑皇帝卽位於南宮大赦改皇
建二年爲大寧乙卯以司徒平秦王歸彥爲太傅以尚
書右僕射趙郡王叡爲尚書令以太尉尉粲爲太保以
尚書令段韶爲大司馬以豐州刺史婁叡爲司空以太
傅平陽王淹爲太宰以太保彭城王浹爲太師錄尚書

事以冀州刺史博陵王濟爲太尉以中書監任城王湝
爲尚書左僕射以并州刺史斛律光爲右僕射封孝昭
皇帝太子百年爲樂陵郡王庚申詔大使巡行天下求
政善惡問人疾苦擢進賢良是歲周武帝保定元年
河清元年春正月乙亥車駕至自晉陽辛巳祀南郊壬
午享太廟景戌立妃胡氏爲皇后子緯爲皇太子戊子
大赦內外百官普加汎級諸爲父後者賜爵一級己亥
以前定州刺史馮翊王潤爲尚書左僕射詔普斷屠殺
以順春令二月丁未以太宰平陽王淹爲青州刺史太
傅領司徒以領軍大將軍宗師平秦王歸彥爲太宰冀

州刺史乙卯以兼尚書令任城王湝爲司徒詔散騎常侍崔瞻聘于陳夏四月辛丑皇太后婁氏崩乙巳青州刺史上言今月庚寅河濟清以河濟清改太寧二年爲河清降罪人各有差五月甲申祔葬武明皇后於義平陵己丑以尚書右僕射斛律光爲尚書令秋七月太宰冀州刺史平秦王歸彥據州反詔大司馬段韶司空婁叡討禽之乙未斬歸彥并其三子及黨與二十人於都而丁酉以大司馬段韶爲太傅以司空婁叡爲司徒以太傅平陽王淹爲太宰以尚書令斛律光爲司空以太子太傅趙郡王叡爲尚書令中書監河間王孝境爲尚書左僕射癸亥行幸晉陽陳人來聘冬十一月丁丑兼散騎常侍封孝琰使於陳十二月景辰車駕至自晉陽是歲殺太原王紹德

二年春正月乙亥帝詔臨朝堂策試秀孝以太子少傅魏收爲兼尚書右僕射己卯兼右僕射魏收以阿縱除名丁丑以武明皇后配祭北郊辛卯帝臨都亭錄見囚降在京罪人各有差三月己丑詔司空斛律光督五營軍士築戍於軹關壬申室韋國遣使朝貢景戌以兼尚書右僕射趙彥深爲左僕射夏四月并汾晉東雍南汾五州蟲旱傷稼遣使賑恤戊午陳人來聘五月壬午詔

以城南雙堂之苑迴造大總持寺六月乙巳齊州上言
濟河水口見八龍升天乙卯詔兼散騎常侍崔子武使
于陳庚申司州牧河南王孝瑜薨秋八月辛丑詔以三
臺宮爲大興聖寺冬十二月癸巳陳人來聘巳酉周將
楊忠帥突厥阿史那木可汗等一十餘萬人自恒州分
爲三道殺掠吏人是時大雨雪連月南北千餘里平地
數尺霜晝下雨血於太原戊午帝至晉陽巳未周軍逼
并州又遣大將達奚武帥衆數萬至東雍及晉州與突
厥相應是歲室韋庫莫奚靺鞨契丹並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庚申朔周軍至城下而陳戰於城西周軍
及突厥大敗人畜死者相枕數百里不絕詔平原王
韶追出塞而還三月辛酉以律令班下大赦巳巳盜殺
太師彭城王浹庚辰以司空斛律光爲司徒以侍中武
興王普爲尚書左僕射甲申以尚書令馮翊王潤爲司
空夏四月辛卯詔兼散騎常侍皇甫亮使於陳五月甲
子帝至自晉陽壬午以尚書令趙郡王叡爲錄尚書事
以前司徒婁叡爲太尉甲申以太傅改詔爲太師丁亥
以太尉任城王潛爲大將軍壬辰行幸晉陽六月庚子
大雨晝夜不息至甲辰乃止是月晉陽訛言有鬼兵百
姓競擊銅鐵以捍之殺樂陵王百年歸宇文媼于周秋

九月乙丑封皇子緯爲南陽王儼爲東平王是月歸閭
媼于周陳人來聘突厥寇幽州入長城虜掠而還閏年
乙未詔遣十二使巡行水滂州免其租調乙巳突厥寇
幽州周軍三道並出使其將尉迴寇洛陽楊標入軹關
權景宣趣懸瓠冬十一月甲午迴等圍洛陽戊戌詔兼
散騎常侍劉逖使於陳甲辰太尉婁叡大破周宣於軹
關禽楊標十二月乙卯豫州刺史王似良以城降周將
權景宣丁巳帝自晉陽南討己未太宰平陽王淹薨壬
戌太師段韶大破尉迴等解洛陽圍丁卯帝至洛陽免
洛州經周軍處一年租賦赦州城內死罪己下己巳
以太師段韶爲太宰以司徒斛律光爲太尉并州刺史
蘭陵王長恭爲尚書令壬申帝至武牢經滑臺次於
陽所經減降罪人景子車駕至自洛陽是歲高麗靺鞨
新羅並遣使朝貢山東大水饑死者不可勝計詔發賑
給事竟不行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大將軍任城王潛爲大司馬辛未
幸晉陽二月甲寅詔以新羅國王金真興爲使持節東
夷校尉樂浪郡公新羅王壬申以年穀不登禁酤酒己
卯詔減百官食稟各有差三月戊子詔給西兗梁滄趙
州司州之東郡陽平清河武都冀州之長樂勃海遭水

滂之處貧下戶粟各有差家別斗升而已又多不付是
月彗星見有物隕於殿廷如赤漆鼓帶小鈴殿上石自
起兩兩相對又有神見於後園萬壽堂前山穴中其體
壯大不辨其面兩齒絕白長出於脣帝直宿嬪御已下
七百人咸見焉帝又夢之夏四月戊午大將軍東安王
婁叡坐事免乙亥陳人來聘太史奏天文有變其占當
有易王景子乃使太宰段韶兼太尉持節奉皇帝璽綬
傳位於皇太子大赦改元爲天統元年百官進級降罪
各有差又詔皇太子妃斛律氏爲皇后於是羣公上尊
號爲太上皇帝景子以秦開始將傳政使內參
乘子尚乘驛送詔書於鄴子尚出晉陽城見人騎隨後
忽失之尚未至鄴而其言已布矣天統四年十二月辛
未太上皇帝崩於鄴宮乾壽堂時年三十二謚曰武成
皇帝廟號世祖五年二月甲申葬於永平陵
後主諱緯字仁綱武成皇帝之長子也母曰胡皇后夢
於海上坐玉盆日入裙下遂有娠天保七年五月五日
生帝於并州邸帝少美容儀武成特所愛寵拜世子及
武成入纂大業大寧二年正月景成立爲皇太子河清
四年武成禪位於帝

天統元年夏四月景子皇帝卽位於晉陽宮大赦改河

清四年爲天統丁丑以太保賀拔仁爲太師太尉侯莫
陳相爲太保司空馮翊王潤爲司徒錄尚書事趙郡王
叡爲司空尚書左僕射河間王孝琬爲尚書令戊寅以
瀛州刺史尉粲爲太尉斛律光爲大將軍東安王婁叡
爲太尉尚書右僕射趙彥深爲左僕射六月壬戌彗星
出文昌東北其大如手後稍長乃至丈餘百日乃滅己
巳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王季高使於陳秋七月乙
未太上皇帝詔增置都水使者一人冬十一月癸未太
上皇帝至自晉陽己丑太上皇帝詔改太祖獻武皇帝
爲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獻明皇后爲武明皇后其文宣
謚號委有司議定十二月庚戌太上皇帝狩於北郊壬
子狩於南郊乙卯狩於西郊壬戌太上皇帝幸晉陽丁
卯帝至自晉陽庚午有司奏改高祖文宣皇帝爲威宗
景烈皇帝是歲高麗契丹靺鞨並遣使朝貢河南大疫
二年春正月辛卯祀圓丘癸巳祫祭於太廟詔降罪人
各有差景申以吏部尚書尉瑾爲尚書右僕射庚子行
幸晉陽二月庚戌太上皇帝至自晉陽壬子陳人來聘
三月乙巳太上皇帝詔以三臺施興聖寺以旱故降禁
囚夏四月陳文帝殂五月乙酉以兼尚書左僕射武興
王普爲尚書令己亥封太上皇帝子儼爲東平王仁弘

爲齊安王仁固爲北平王仁英爲高平王仁光爲淮南
王六月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韋道儒聘於陳秋八
月太上皇帝幸晉陽冬十月乙卯以太保侯莫陳相爲
太傅大司馬任城王潛爲太保太尉婁叡爲大司馬徒
馮翊王濶爲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韓祖念爲司徒十一
月大雨雪盜竊太廟御服十二月乙丑陳人來聘是歲
殺河間王孝琬突厥靺鞨國並遣使朝貢於周爲天和
元年

三年春正月壬辰太上皇帝至自晉陽乙未大雪平地
二尺戊戌太上皇帝詔京官執事散官三品已上舉三
人五品已上各舉二人稱事七品已上及殿中侍御史
尚書都檢校御史主書及門下錄事各舉一人鄴宮九
龍殿災延燒西廊二月壬寅朔帝加元服大赦九州職
人各進四級內外百官普進二級夏四月癸丑太上皇
帝詔兼散騎常侍司馬幼之使於陳五月甲午太上皇
帝詔以領軍大將軍東平王儼爲尚書令乙未大風晝
晦發屋拔樹六月己未太上皇帝詔封皇子仁機爲西
河王仁約爲樂浪王仁儉爲潁川王仁雅爲安樂王統
爲丹楊王仁謙爲東海王閏六月辛巳左丞相斛律金
薨壬午太上皇帝詔尚書令東平王儼錄尚書事以尚

書左僕射趙彥深爲尚書令并省尚書右僕射婁定遠
爲尚書左僕射中書監徐之才爲右僕射秋八月辛未
太上皇帝詔以太保任城王潛爲太師太尉馮翊王潤
爲大司馬太宰段韶爲左丞相太師賀拔仁爲右丞相
太傅侯莫陳相爲太宰大司馬婁叡爲太傅大將軍斛
律光爲太保司徒韓祖念爲大將軍司空趙郡王叡爲
太尉尚書令東平王儼爲司徒九月己酉太上皇帝詔
諸寺署所縮雜保戶姓高者天保之初雖有優放權假
力用未免者今可悉蠲雜戶任屬郡縣一准平人丁已
太上皇帝幸晉陽是秋山東大水人饑僵尸滿道冬十
月突厥大莫婁宰韋百濟靺鞨等國各遣使朝貢十一
月景午以晉陽大明殿成故大赦文武百官進二級免
并州居城太原一郡來年租癸未太上皇帝至自晉陽
十二月己巳太上皇帝詔以故左丞相趙郡王琛配饗
神武廟廷

四年春正月壬子詔以故清河王岳河東王潘相樂十
人並配饗神武廟廷癸亥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鄭
大護使於陳三月乙巳太上皇帝詔以司徒東平王儼
爲大將軍南陽王綽爲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廣寧王孝
珩爲尚書令夏四月辛未鄴宮昭陽殿火及宣光瑤華

等殿辛巳太上皇帝幸晉陽五月癸卯以尚書右僕射
胡長仁爲左僕射中書監和士開爲右僕射壬戌太上
皇帝至自晉陽自正月不雨至於是月六月甲子朔大
雨甲申大風拔木折樹是月彗星見于東井秋九月景
市周人來通和太上皇帝詔侍中斛斯文略報聘于周
冬十月辛巳以尚書令廣寧王孝珩爲錄尚書事左僕
射胡長仁爲尚書令右僕射和士開爲左僕射中書監
唐邕爲右僕射十一月壬辰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
李翥使於陳是月陳安成王頊廢其主伯宗而自立十
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崩景子大赦九州職人普加一級
內外百官並加兩級戊寅上太上皇后尊號爲皇太后
甲申詔細作之務及所在百工悉罷之又詔掖廷晉陽
中山宮人等及鄴下并州太官官口二處其年六十已
上及有癯患者仰所司簡放庚寅詔天保七年已來諸
家緣坐配流者所在令還是歲契丹靺鞨國並遣使朝
貢
五年春正月辛亥詔以金鳳等三臺未入寺者施大興
聖寺是月殺定州刺史博陵王濟二月乙丑詔應宮刑
者普免刑爲官口又詔禁網捕鷹鷂及畜養籠放之物
癸酉大莫婁國遣使朝貢己丑改東平王儼爲琅邪王

詔侍中叱列長又使於周是月殺太尉趙郡王叡三月
丁酉以司空徐顯秀爲太尉并省尚書令婁定遠爲司
空是月行幸晉陽夏四月甲子詔以并州尚書省爲大
基聖寺晉祠爲大崇皇寺乙丑車駕至自晉陽秋七月
己丑詔降罪人各有差戊申詔使巡省河北諸州無雨
處境內偏旱者優免租調冬十月壬戌詔禁造酒十一
月辛丑詔以太保斛律光爲太傅大司馬馮翊王潤爲
太保大將軍琅邪王儼爲大可馬十二月庚午以開府
儀同三司蘭陵王長恭爲尚書令庚辰以中書監魏收
爲尚書右僕射

武平元年春正月乙酉朔改元太師并州刺史東安王
婁叡薨戊申詔兼散騎常侍裴獻之聘于陳二月癸亥
以百濟王餘昌爲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帶方郡公
王如故己巳以太傅咸陽王斛律光爲右丞相并州刺
史右丞相安定王賀拔仁爲錄尚書事冀州刺史任城
王潛爲太師景子降死罪己下囚閏月戊戌錄尚書事
安定王賀拔仁薨三月辛酉以開府儀同三司徐之才
爲尚書左僕射夏六月乙酉以廣寧王孝珩爲司空甲
辰以皇子恒生故大赦內外百官普進二級九州職人
普進四級己酉詔以開府儀同三司唐邕爲尚書右僕

射秋七月癸丑封孝昭皇帝子彥基爲城陽王彥康爲
定陵王彥忠爲梁郡王甲寅以尚書令蘭陵王長恭爲
錄尚書事中領軍和士開爲尚書令癸亥靺鞨遣使朝
貢癸酉以華山王凝爲太傅八月辛卯行幸晉陽九月
乙巳立皇子恒爲皇太子冬十月辛巳以司空廣寧王
孝珩爲司徒以上洛王思宗爲司空封蕭莊爲梁王戊
子曲降并州死罪已下囚己丑復改威宗景烈皇帝謚
號爲顯祖文宣皇帝十二月丁亥車駕至自晉陽詔左
丞相斛律光出晉州道脩城戍

二年春正月丁巳詔兼散騎常侍劉環雋使於陳戊寅

以百濟王餘昌爲使持節都督東青州刺史二月壬寅
以錄尚書事蘭陵王長恭爲太尉并省錄尚書事趙彥
深爲司空尚書令和士開爲錄尚書事左僕射徐之才
爲尚書令右僕射唐邕爲左僕射吏部尚書馮子琮爲
右僕射夏四月壬午以大司馬琅邪王儼爲太保甲午
陳遣使連和謀伐周朝議弗許六月段韶攻周汾州剋
之獲刺史楊敷秋七月庚午太保琅邪王儼矯詔殺錄
尚書事和士開於南臺卽日誅領軍大將軍庫狄伏連
書侍御史王子宣等尚書右僕射馮子琮賜死殿中八
月己亥行幸晉陽九月辛亥以太師任城王潛爲太宰

北史卷八
三
馮翊王潤爲太師己未左丞相平原王暉韶薨戊午曲
降并州界內死罪已下各有差庚午殺太保琅邪王儼
壬申陳人來聘冬十月罷京畿府入領軍府己亥車駕
至自晉陽十一月庚戌詔侍中赫連子悅使於周景寅
以徐州行臺廣寧王孝珩爲錄尚書事庚午以錄尚書
事廣寧王孝珩爲司徒癸酉以右丞相斛律光爲左丞
相

三年春正月己巳祀南郊辛亥追贈故琅邪王儼爲楚
帝二月己卯以衛菩薩爲太尉辛巳以并省吏部尚書
高元海爲尚書右僕射庚寅以左僕射唐邕爲尚書
侍中祖珽爲左僕射是月勅撰玄洲苑御覽後改名
壽堂御覽三月辛酉詔文武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是
月周誅冢宰宇文護夏四月周人來聘秋七月戊辰誅
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及其弟幽州行臺荆山公豐樂
八月庚寅廢皇后斛律氏爲庶人以太宰任城王湝爲
右丞相太師馮翊王潤爲太尉蘭陵王長恭爲大司馬
廣寧王孝珩爲大將軍安德王延宗爲司徒使領軍封
輔相聘于周戊子拜右昭儀胡氏爲皇后己丑以司州
牧北平王仁堅爲尚書令特進許季良爲左僕射彭城
王寶德爲右僕射癸巳行幸晉陽是月聖壽堂御覽成

勅付史閣後改爲脩文殿御覽九月陳人來聘冬十月
降死罪已下囚甲午拜弘德夫人穆氏爲左皇后大赦
十二月辛丑廢皇后胡氏爲庶人是歲新羅百濟勿吉
突厥並遣使朝貢於周爲建德元年

四年春正月戊寅以并省尚書令高阿那肱爲錄尚書
事庚辰詔兼散騎常侍崔象使於陳是月鄴都并州並
有狐媚多截人髮二月乙巳拜左皇后穆氏爲皇后景
午置文林館乙卯以尚書令北平王仁堅爲錄尚書事
丁巳行幸晉陽是月周人來聘三月辛未盜入信州殺
刺史和士休南兗州刺史鮮于世榮討之庚辰車駕至

晉陽夏四月戊午以大司馬蘭陵王長恭爲太保大將
軍定州刺史南陽王緯爲大司馬大司馬太尉衛菩薩
爲大將軍司徒安德王延宗爲太尉司空武興王普爲
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宜陽王趙彥深爲司空癸丑祈皇
祠壇墳薊之內忽有車軌之轍案驗傍無人跡不知車
所從來乙卯詔以爲大慶班告天下巳未周人來聘五
月景子詔史官更撰魏書癸巳以領軍穆提婆爲尚書
左僕射以侍中中書監段孝言爲右僕射是月開府儀
同三司尉破胡長孫洪略等與陳將吳明徹戰於呂梁
南大敗破胡走以免洪略戰歿遂陷秦涇二州明徹進

北史卷八
十四
陷和合二州是月殺太保蘭陵王長恭六月明徹進軍
圍壽陽壬子幸南苑從官賜死者六十人以錄尚書事
高阿那肱爲司徒景辰詔開府王師羅使於周秋九月
校獵于鄴東冬十月陳將吳明徹陷壽陽辛丑殺侍中
崔季舒張彫唐散騎常侍劉逖封孝琰黃門侍郎裴澤
郭遵癸卯行幸晉陽十二月戊寅以司徒高阿那肱爲
右丞相是歲高麗靺鞨並遣使朝貢突厥使求婚

五年春正月乙丑置左右娥英各一人二月乙未車駕
至自晉陽朔州行臺南安王思好反辛丑行幸晉陽尚
書令唐邕等大破思好投火死焚其尸并其妻李氏丁

未車駕至自晉陽甲寅以尚書令唐邕爲錄尚書事

五月大旱晉陽得死魃長二尺面頰各二目帝聞之使
刻木爲其形以獻庚申大赦丁亥陳人寇淮北秋八月
癸卯行幸晉陽甲辰以高勳爲尚書右僕射是歲殺南

陽王緯

六年春三月乙亥車駕至自晉陽丁丑高祿賊鄭子饒
於都市是月周人來聘夏四月庚子以中書監陽休之
爲尚書右僕射癸卯靺鞨遣使朝貢秋七月甲戌行幸
晉陽八月丁酉冀定趙幽滄瀛六州大水是月周師入
遼肅屯芒山攻逼洛城縱火船焚浮橋河橋絕閏月己

丑遣右丞相高阿那肱自晉陽禦之師次河陽周師夜
遁庚辰以司空趙彥深爲司徒斛律阿列羅爲司空辛
巳以軍國資用不足稅關而舟車山澤鹽鐵店肆輕重
各有差開酒禁

七年春正月壬辰詔去秋已來水潦人饑不自立者所
在付大寺及諸富戶濟其性命甲寅大赦乙卯車駕至
自晉陽二月辛酉括雜戶女年二十已下十四已上未
嫁悉集省隱匿者家長處死刑二月景寅風從西北起
發屋拔樹五日乃止夏六月戊申朔日有蝕之庚申司
徒趙彥深薨秋七月丁丑大雨霖是月以水滂遣使

流亡人戶八月丁卯行幸晉陽雉集於御坐獲之有
司不敢以聞詔營鄴鄆宮冬十月景辰帝大狩於祁連
池周師攻晉州癸亥帝還晉陽甲子出兵大集晉祠庚
午帝發晉陽癸酉帝列陣而行上雞栖原與周齊王憲
相對至夜不戰周師斂陣而退十一月周武帝退還長
安留偏帥守晉州高阿那肱等圍晉州城戊寅帝至圍
所十二月戊申周武帝來救晉州庚戌戰于城南齊軍
大敗帝棄軍先還癸丑入晉陽憂懼不知所之甲寅大
赦帝謂朝臣曰周師甚盛若何羣臣咸曰天命未改一
得一失自古皆然宜停百賦安朝野收遺兵背城死戰

北史卷八
本紀
十六

北史卷八
以存社稷帝意猶預欲向北朔州乃留安德王延宗廣
寧王孝珩等守晉陽若晉陽不守卽欲奔突厥羣臣皆
曰不可帝不從其言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伏恩封輔相
慕容鍾葵等宿衛近臣三十餘人西奔周師乙卯詔募
兵遣安德王延宗爲左廣廣寧王孝珩爲右廣延宗人
見帝帝告欲向北朔州延宗泣諫不從帝密遣王康德
與中人齊紹等送皇太后皇太子於北朔州景辰帝幸
城南軍營勞將士其夜欲遁諸將不從丁巳大赦改武
平七年爲隆化元年其日穆提婆降周詔除安德王延
宗爲相國委以備禦延宗流涕受命帝乃夜斬五龍門

而出欲走突厥從官多散領軍梅勝郎叩馬諫乃迴之
鄴時唯高阿那肱等十餘騎廣寧王孝珩襄城王彥道
續至得數十人同行戊午延宗從衆議卽皇帝位於晉
陽改隆化爲德昌元年庚申帝入鄴辛酉延宗與周師
戰於晉陽大敗爲周師所虜帝遣募人重加官賞雖有
此言而竟不出物廣寧王孝珩奏請出宮人及珍寶班
賜將士帝不悅斛律孝卿居中受委帶甲以處分請帝
親勞爲帝撰辭且曰宜慷慨流涕感激人心帝旣出臨
衆將令之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羣哈將士莫
不解體於是自大丞相已下太宰大司馬三師大將軍

北史卷八
十七
三公等官並增員而授或三或四不可勝數甲子皇太后從北道至引文武一品已上入朱華門賜酒食及紙筆問以禦周之方略羣臣各異議帝莫知所從又引高元海宋士素盧思道李德林等欲議禪位皇太子先是望氣者言當有革易於是依天統故事授位幼主

幼主名恒帝之長子也母曰穆皇后武平元年六月生於鄴其年十月立爲皇太子隆化二年春正月乙亥卽皇帝位時年八歲改元爲承光元年大赦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帝爲太上皇帝后爲大上皇后於是黃門侍郎顏之推中書侍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等勸大上皇帝往河外募兵更爲經略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丁丑太皇太后太上皇自鄴先趣濟州周師漸逼癸未幼主又自鄴東走己丑周師至紫陌橋癸巳燒城西門太上皇將百餘騎東走乙亥度河入濟州其日幼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浩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禪文及璽綬於灑州孝卿乃以之歸周又爲任城王詔尊太上皇爲無上皇幼主爲守國天王留太皇太后濟州遣高阿那肱留守太上皇并皇后携幼主走青州韓長鸞鄧顯等數十人從太上皇既至青州卽爲入陳之計而高阿那肱召周軍約生致齊主而屢使人告言賊軍在遠已令人

燒斷橋路大上所以停緩周軍奄至青州太上窘急將
遜於陳置金囊於葦後與長鸞淑妃等十數騎至青州
南鄧村爲周將尉遲綱所獲送鄴周武帝與抗賓主禮
并太后幼主諸王俱送長安封帝溫國公至建德七年
誣與宜州刺史穆提婆謀反及延宗等數十人無少長
咸賜死神武子孫所存者一二而已至大象末陽休之
陳德信等啓大丞相隋公請收葬聽之葬於長安北原
洪瀆川帝幼而令善及長頗學綴文置文林館引諸文
士馬而言語澁訥無志度不喜見朝士自非寵私昵狎
未嘗交語性慳不堪人視者卽有忿責其奏事者雖三

公令錄莫得仰視皆略陳大旨驚走而出每災異寇盜
水旱亦不自貶損唯諸處設齋以此爲修德雅信巫覡
解禱無方初琅邪王舉兵人告者諛云庫狄伏連反帝
曰此必仁威也又斛律光死後諸武官舉高思好堪大
將軍帝曰思好喜反皆如所言遂自以策無遺算乃益
驕縱盛爲無愁之曲帝自彈胡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
以百數人間謂之無愁天子嘗出見羣鷹盡殺之或殺
人剝面皮而視之任陸令萱和士開高阿那肱穆提婆
韓長鸞等宰制天下陳德信鄧長顙何洪珍參預機權
各引親黨超居非次官由財進獄以賄成其所以亂政

害人難以備載諸官奴婢閹人商人胡戶雜戶歌舞人見鬼人濫得富貴者將以萬數庶姓封王者百數不復可紀開府千餘儀同無數領軍一時三十連判文書各作依字不具姓名莫知誰也諸貴寵祖禰追贈官歲一進位極乃止宮掖婢皆封郡君宮女寶衣玉食者五百餘人一裙直萬疋鏡臺直千金競爲變巧朝衣夕弊承武成之奢麗以爲帝王當然乃更增益宮苑進偃武修文臺其嬪嬙諸院中起鏡殿寶殿瑋瑁殿丹青彫刻妙極當時又於晉陽起十二院壯麗逾於鄴下所愛不恆毀而又復夜則以火照作寒則以湯爲泥百工困窮無時休息鑿晉陽西山爲大佛像一夜燃油萬盆光照宮內又爲胡昭儀起大慈寺未成改爲穆皇后大寶林寺窮極工巧運石填泉勞費億計人牛死者不可勝紀御馬則藉以羶芻食物有十餘種將各牝牡則設膏廬具牢饌而親觀之狗則飼以梁肉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赤彪儀同道遙郡君陵霄郡君高思好書所謂馱龍逍遙著也犬於馬上設褥以抱之鬪鷄亦號開府犬馬鷄鷹多食縣幹鷹之入養者稍割犬肉以飼之至數日乃死又於華林園立貧窮村舍帝自弊衣爲乞食兒又爲窮兒之帝躬自交易寫築西鄙諸城黑

衣爲羌兵鼓譟陵之親率內參臨拒或實彎弓射人自
晉陽東巡單馬馳驚衣解髮散而歸又好不急之務會
一夜索竭及旦得三升特愛非時之物取求火急皆須
朝徵夕辦當勢者因之貸一而責十焉賦歛日重徭役
日煩人力旣殫帑藏空竭乃賜諸佞幸賣官或得郡兩
三或得縣六七各分州郡下逮鄉官亦多隆中者故有
勅用州主簿勅用郡功曹於是州縣職司多出富商大
賈競爲貪縱人不聊生爰自鄴都及諸州郡所在徵稅
百端俱起凡此諸役皆漸於武成至帝而增廣焉然未
嘗有帷薄淫穢惟此事頗優於武成云初河清末武成
夢大蝟攻破鄴城故索境內蝟膏以絕之識者以後主
名聲與蝟相協亡齊徵也又婦人皆翦剔以著假髻而
危邪之狀如飛鳥至於南面則髻心正西始自宮內爲
之被於四遠天意若曰元首翦落危側當走西也又爲
刀子者刃皆狹細名曰盡勢遊童戲者好以兩手持繩
拂地而却上跳且唱曰高末高末之言蓋高氏運祚之
末也然則亂亡之數蓋有兆云
論曰武成風度高爽經算弘長文武之官俱盡謀力有
帝王之量矣但愛狎庸豎委以朝權帷薄之間淫侈過
度滅亡之兆其在斯乎玄象告變傳位元子名號雖殊

政猶已出迹有虛飾事非憲典聰明臨下何易可誣又
河南河間樂陵等諸王或以時嫌或以猜忌皆無罪而
殞非所謂知命任天體大道之義也後主以中齋之姿
懷易染之性永言先訓教匪義方始自襁褓至于傳位
隔以正人閉其善道養德所履異乎春誦夏弦過廷所
聞莫非不軌不物輔之以中官妳媼屬之以麗色淫聲
縱鞫繼之娛恣朋淫之好語曰從惡若崩蓋言其易武
平在御彌見淪胥罕接朝士不親政事一日萬機委諸
凶族內侍帷幄外吐絲綸威厲風霜志迴天日虐人害
物搏噬無厭責獄鬻官谿壑難滿重以名將貽禍忠臣
顯戮始見浸溺之萌俄觀土崩之勢周武因機遂混區

夏悲夫蓋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自然之理矣

鄭文貞公魏徵總而論之曰神武以雄傑之姿始基霸
業文襄以英明之略伐叛柔遠于時喪君有君師出以
律河陰之役摧宇文如反掌滸陽之戰掃侯景如拉枯
故能氣懾西隣威加南服王室是賴東夏宅心文宣因
累世之資膺樂推之會地居當璧遂遷魏鼎懷諂詭非
常之才運屈竒不測之智網羅俊乂明察臨下文武名
臣盡其力用親戎出塞命將臨江定單于於龍城納長
君於梁國外內克實疆場無警胡騎息其南侵秦人不

敢東顧既而荒淫敗德罔念作狂爲善未能忘身餘殃
足以傳後得以壽終幸也胤嗣不永宜哉孝昭地道身
危逆取順守外敷文教內蘊雄圖將以牢籠區域奄有
函夏享齡不永績用無成若或天假之年足使秦吳軒
食武城卽位雅道陵遲昭襄之風摧焉已墜暨乎後主
外內崩離衆潰於平陽身禽于青土天道深遠或未易
談吉凶由人抑可揚權觀夫有齊全盛控帶遐阻西包
汾晉南極江淮東盡海隅北漸沙漠六國之地我獲其
五九州之境彼分其四料甲兵之衆寡校帑藏之虛實
折衝千里之將帷幄六奇之士比二方之優劣無等級
以寄言然其太行長城之固自若也江淮汾晉之險不
移也帑藏輸稅之富未虧也士庶甲兵之衆不缺也然
而前王用之而有餘後主守之而不足其故何哉前王
之御時也沐雨櫛風拯其溺而救其焚信必賞過必罰
安而利之既與共其存亡故得同其生死後王則不然
以人從欲損物益已雕牆峻宇甘酒嗜音酈肆遍於宮
園禽色荒於外內俾晝作夜罔水行舟所欲必成所求
必得既不執不物又暗於聽受忠信弗聞萋斐必入視
人如草芥從惡如順流佞闖處當軸之權婢媼擅回天
之力賣官鬻獄亂政淫刑剗割被於忠良祿位加於犬

馬讒邪並進法令多聞持瓢者非止百人搖樹者不唯
一手於是土崩瓦解衆叛親離顧瞻周道咸有西歸之
志方更盛其宮觀窮極荒淫謂黔首之可誣指白日以
自保驅倒戈之旅抗前歌之師五世崇基一舉而滅豈
非鑄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歟抑又聞之皇
天無親唯德是輔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齊自
河清之後逮于武平之末土木之工不息嬪嬙之選無
已征稅盡人力殫物產無以給其求江海不能贍其欲
所謂火既熾矣更負薪以足之數旣窮矣又爲惡以促
之欲求大厦不燔延期過曆不亦難乎由此言之齊之
之敗亡蓋亦由人而惟天道也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六祖二蓋亦由人廻軒天爵也

北史卷九

周本紀上第九

周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黑獺代郡武川人也
 其先出自炎帝炎帝為黃帝所滅子孫遁居朔野其後
 有葛烏兔者雄武多算略鮮卑奉以為主遂總十二部
 落世為大人及其裔孫曰普回因狩得玉璽三紐文曰
 皇帝璽普回以為天授已獨異之其俗謂天子曰宇文
 故國號宇文並以為氏普回子莫那自陰山南徙始居

遼西是曰獻侯爲魏舅甥之國自莫那九世至侯歸豆
爲慕容晃所滅其子陵仕燕拜駙馬都尉封玄菟父及
慕容寶敗歸魏拜都牧主賜爵安定侯天興初魏遷豪
傑於代都陵隨例徙居武川卽爲其郡縣人焉陵生系
系生韜韜生皇考肱並以武略稱肱任俠有氣幹正光
末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作亂其僞署王衛可瓌最盛
肱乃糾合鄉里斬瓌其衆乃散後陷鮮于修禮爲定州
軍所破戰沒於陣武成初追謚曰德皇帝帝德皇帝之
少子也母曰王氏初孕五月夜夢抱子升天纔不至而
止寤以告德皇帝德皇帝喜曰雖不至天貴亦極矣帝
生而有黑氣如蓋下覆其身及長身長八尺方額廣頰
美鬚髯髮長委地垂手過膝背有黑子宛轉若盤龍之
形面色紫光人望而敬畏之少有大度不事家人生業
輕財好施以交結賢士大夫爲務隨德皇帝在鮮于修
禮軍及葛榮殺修禮帝時年十八榮下任將帥察其無
成謀與諸兄去之計未行會榮滅因隨爾朱榮遷晉陽
榮忌帝兄弟雄傑遂託以他罪誅帝第三兄洛生帝以
家寬自理辭旨慷慨榮感而免之益加敬待始以統軍
從榮征討後以別將從賀拔岳討北海王顥於洛陽孝
莊反正以功封寧都子後從岳入關平万俟醜奴行原

州事時關隴寇亂帝撫以恩信百姓皆喜曰早遇宇文使君吾等豈從逆亂帝嘗從數騎於野忽聞簫鼓之音以問從者皆莫之聞意獨異之普泰二年爾朱天光東拒齊神武留弟顯壽鎮長安召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東下岳知天光必敗欲留悅共圖顯壽計無所出帝謂岳曰今天光尚近悅未必貳心若以此事告之恐其驚懼然悅雖爲主將不能制物若先說其衆必人有留心進失爾朱之期退恐人情變動若乘此說悅事無不遂岳大喜卽令帝入悅軍說之悅遂與岳襲長安帝輕騎爲前鋒追至華陰命岳及岳爲關西大行臺以帝爲左

丞領岳府司馬事無巨細皆委決焉齊神武旣除爾朱氏遂專朝政帝請往觀之至并州神武以帝非常人口此小兒眼目異將留之帝詭陳忠款具託左右苦求復命倍道而行行一日而神武乃悔發上驛千里追帝至關不及而反帝還謂岳曰高歡豈人臣邪逆謀未發者憚公兄弟耳侯莫陳悅本實庸材亦不爲歡忌但爲之備圖之不難今貴也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斛拔彌俄突勝兵三千餘人及靈州刺史曹泥並恃僻遠常懷異望河西流人紇豆陵伊利等戶口富實未奉朝風今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示之以威懷之以德卽

可收其士馬以資吾軍西韓氏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
匡輔魏室此桓文之舉也岳大悅復遣帝詣闕請事密
陳其狀魏帝納之加帝武衛將軍還令報岳岳遂引軍
西次平涼岳以夏州隣接寇賊欲求良刺史以鎮之衆
皆舉帝岳曰宇文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沉吟累日
乃從衆議表帝爲夏州刺史帝至州伊利望風款附而
曹泥猶通使於齊神武魏永熙三年正月賀拔岳欲討
曹泥遣都督趙貴至夏州與帝謀帝曰曹泥孤城阻遠
未足爲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是宜先圖也岳不聽遂
與悅俱討泥二月至河曲果爲悅所害衆散還平涼唯

大都督趙貴率部曲收岳屍還營三軍未知所屬諸將
以都督寇洛年最長推總兵事洛素無雄略威令不行
乃請避位於是趙貴言於衆稱帝英姿雄略若告喪必
來赴難因而奉之大事濟矣諸將皆稱善乃令赫連達
馳至夏州告帝士吏咸泣請留以觀其變帝曰難得而
易失者時也不俟終日者機也今不早赴將恐衆心自
離都督彌姐元達規應悅密圖帝事發斬之帝乃率帳
下輕騎馳赴平涼時齊神武遣長史侯景招引岳衆帝
至安定遇之於傳舍吐哺上馬謂曰賀拔公雖死宇文
泰尚存卿何爲也景失色曰我猶箭耳隨人所射者也

景於此還帝至平涼哭岳甚慟將士悲且喜曰宇文公
至無所憂矣齊神武又使景與常侍張華原義寧太守
王基勞帝帝不受命與基有舊將留之并欲留景並不
屈乃遣之時斛斯椿在帝所曰景人傑也何故放之帝
亦悔驛追之不及基亦逃歸言帝雄傑請及其未定滅
之神武曰卿不見賀拔侯莫陳乎吾當以計拱手取之
及沙苑之敗神武乃始追悔于時魏帝將圖神武聞岳
被害遣武衛將軍元毗宣旨勞岳軍追還洛陽毗到平
涼會諸將已推帝侯莫陳悅亦被勅追還悅既附神武
不肯應召帝曰悅在害忠良復不應詔命此國之大
乃令諸軍戒嚴將討悅及毗還帝表於魏帝辭以高歡
至河東侯莫陳悅在永洛首尾受敵乞少停緩帝志在
討悅而未測朝旨且衆未集假爲此辭因與元毗及諸
將刑牲盟誓同獎王室初賀拔岳營河曲軍吏獨行忽
見一翁謂曰賀拔雖據此衆終無所成當有一字文家
從東北來後必大盛言訖不見至是方驗魏帝因詔帝
爲大都督卽統賀拔岳軍帝乃與悅書責以殺賀拔岳
罪又諭令歸朝悅乃詐爲詔書與秦州刺史万俟普撥
令爲已援普撥疑之封以呈帝帝表奏之魏帝因問帝
安秦隴計帝請召悅授以內宮及處以瓜涼一藩不然

則終致猜虞三月帝進軍至原州衆軍悉集諭以討悅
意士卒莫不懷憤四月引兵上隴留兄子遵爲都督鎮
原州帝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悅軍出木狹關大
雪平地二尺帝知悅怯而多猜乃倍道兼行出其不意
悅果疑其左右有異志左右不自安衆遂離貳關大軍
且至退保略陽留一萬餘人據守永洛帝至圍之城降
帝卽輕騎數百趣略陽以臨悅軍其部將皆勸悅退保
上邽時南秦州刺史李弼亦在悅軍間遣使請爲內應
其夜悅出軍軍自驚潰將卒或來降帝縱兵奮擊大破
之悅與其子弟及麾下數十騎遁走帝乃命原州都督
遵追悅至牽屯山斬之傳首洛陽帝至上邽悅府庫財
物山積皆以賞士卒毫釐無所取左右竊以一銀甕歸
帝知而罪之卽剖賜將士衆大悅齊神武聞關隴剋捷
遣使於帝深相倚結帝拒而不納封神武書以聞時神
武已有異志故魏帝深杖於帝仍令帝稍引軍而東帝
乃令大都督梁禦率步騎五千將鎮河渭合口爲圖河
東計魏帝進帝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關西
大都督略陽縣公承制封拜使持節如故時魏帝方圖
齊神武又遣徵兵帝乃令前秦州刺史駱超爲大都督
率輕騎一千赴洛魏帝進授帝兼尚書左僕射關西大

行臺餘官如故帝乃傳檄方鎮曰蓋聞陰陽遞用盛衰相襲苟當百六無閩三五皇家創歷陶鑄蒼生保安四海仁育萬物運距孝昌屯沴屢起隴冀騷動燕河狼顧雖靈命重啓蕩定有期而乘釁之徒因翼生羽賊臣高歡器識庸下出自輿阜罕聞禮義直以一介鷹犬効力戎行覲冒恩私遂階榮寵不能竭誠盡節專挾姦回乃勸爾朱榮行茲篡逆及榮以專政伏誅世隆以凶黨外叛歡若相敦勉令取京師又勸吐万兒復爲弑虐暫立建明以令天下假推普泰欲竊威權並歸廢兵俱見酷害於是稱兵河北假討爾朱亟通表奏云取讒賊既行

廢黜遂將篡弑以人望未改恐鼎鑊交及乃求宗室權允人心天方與魏必將有主翊戴聖明誠非歡力而歡阻兵安忍自以爲功廣布腹心跨州連郡端揆禁闈莫非親黨皆行貪虐竄生靈而舊將名臣正人直士橫生瘡痍動挂網羅故武衛將軍伊琳清直武毅禁旅攸屬直閣將軍鮮于康仁忠亮驍傑爪牙斯在歡收而戮之曾無聞奏司空高乾是其黨與每相影響謀危社稷但姦志未從恐先泄漏乃密白朝廷使殺高乾方哭對其弟稱天子橫戮孫騰任祥歡之心齋並使入居樞近伺國閒隙知歡逆謀將發相繼歸逃歡益加撫待亦無

陳白然歡入洛之始本有姦謀令親人蔡雋作牧河濟厚相恩贍爲東道主人故關西大都督清水公賀拔岳勳德隆重與亡攸寄歡好亂樂禍深相忌毒乃與侯莫陳悅陰圖陷害幕府以受律專征便卽討戮歡知逆狀已露稍懷旅拒遂遣蔡雋拒代令竇泰佐之又遣侯景等云向白馬輔世珍等徑趣石濟高隆之及婁昭等屯據壺關韓軌之徒擁衆蒲坂於是上書天子數論得失訾毀乘輿威侮朝廷藉此微庸與茲太寶溪壑可盈禍心不測或言徑赴荆楚開疆於外或言分詣伊洛取彼讒人或言欲來入關與幕府決戰今聖明御運天下

莫百寮師師四隩來暨人盡忠良誰爲君側而歡威福自己生是亂階緝構南箕指鹿爲馬包藏凶逆伺我神器是而可忍孰不可容幕府折衝宇宙親當受賑銳師百萬穀騎千羣裹糧坐甲唯敵是俟義之所在糜軀匪恠頻有詔書班告天下稱歡逆亂徵兵致伐今便分命將帥應機進討或趣其要害或襲其窟穴電繞虵擊霧合星羅而歡違負天地毒及人鬼乘此掃蕩易同俯拾歡若度河稍逼宮廟則分命諸將直取并州幕府躬自東轅電赴伊洛若固其巢穴未敢發動亦命羣帥百道俱前輟裂賊臣以謝天下其州鎮郡縣率土黎人或州

鄉冠冕或勳庸世濟並宜捨逆歸順立効軍門封賞之科已有別格凡百君子可不勉哉帝謂諸軍曰高歡雖智不足而詐有餘今聲言欲西其意在入洛吾欲令寇洛率馬步萬餘自涇州東引王羆率甲士一萬先據華州歡若西來王羆足得抗拒如其入洛寇洛卽襲汾晉吾便速駕直赴京邑使其進有內顧之憂退有被躡之勢一舉大定此爲上策衆咸稱善七月帝帥衆發自高平前軍至于弘農而齊神武稍逼京師魏帝親總六軍屯河橋令左衛元斌之領軍斛斯椿鎮武牢帝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度河決戰方綠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爲難一處得度大事去矣卽以大都督趙貴爲別道行臺自蒲坂濟趣并州遣大都督李賢將精騎一千赴洛陽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鎮防不守魏帝遂輕騎入關帝備儀衛奉迎謁見於東驛免冠流涕謝罪乃奉魏帝都長安披草萊立朝廷軍國之政咸取決於帝仍加授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尚書令進封略陽郡公別置二尚書隨機處分解尚書僕射餘如故初魏帝在洛陽許以馮翊長公主配帝未及結納而魏帝西遷至是詔帝尚之拜駙馬都尉八月齊神武襲陷潼關侵

華陰帝率諸軍屯霸上以待之神武留其將薛瑾守關而退帝乃進軍斬瑾虜其卒七千還長安進位丞相十一月遣儀同李諱與李弼趙貴等討曹泥於靈州諱引河灌之明年泥降遷其豪帥于咸陽十二月魏孝武帝崩帝與羣公定冊尊立魏南陽王寶炬為嗣是為文帝大統元年正月己酉魏帝進帝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改封安定郡王帝固讓王及錄尚書魏帝許之乃改封安定郡公東魏將司馬子如寇潼關帝軍霸上子如乃回軍自蒲津寇華州刺史王羆擊走之二月帝命有司為二十四條新制奏行之

二年五月秦州刺史建忠王万俟普撥率所部入東魏帝輕騎追之至河北千餘里不及而還三年正月東魏寇龍門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度河又遣其將竇泰趣潼關高昂圍洛州帝出軍廣陽召諸將謂曰賊倚吾三面又造橋示欲必度是欲緩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且歡起兵以來泰每先驅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襲之必剋剋泰則歡不戰而走矣諸將咸曰賊在近捨而襲遠若差跌悔何及也帝曰歡前再襲潼關吾軍不過霸上今者大來謂吾但自守耳又狃於得志有輕我之心乘此擊之何往不剋賊雖造橋未能徑度

北史卷九
比五日中吾取秦必矣庚戌帝還長安聲言欲向隴右
辛亥謁魏帝而潛軍至小關寶泰卒聞軍至陳未成帝
擊之盡俘其衆斬泰傳首長安高昂聞之焚輜重而走
齊神武亦撤橋而退帝乃還六月帝請罷行臺魏帝復
申前命授帝錄尚書事固讓乃止八月丁丑帝率李弼
獨孤信梁禦趙貴于謹若干惠怡峯劉亮王惠侯莫陳
崇李遠達奚武等十二將東伐至潼關帝乃誓於師曰
與爾有衆奉天威誅暴亂惟爾衆士整爾甲兵戒爾戎
事無貪財以輕敵無暴人以作威用命則有賞不用命
則有戮爾衆士其勉之乃遣于謹先徇地至盤豆拔之

獲東魏將高叔禮送于長安戊子至弘農攻之城潰
東魏陝州刺史李徽伯虜其戰士八千守將高千走度
河命賀拔勝追禽之並送長安於是宜陽邵郡皆歸附
先是河南豪傑應東魏者皆降齊神武懼率衆下蒲坂
將自后土濟遣其將高昂以三萬人出河南是歲關中
饑帝館穀於弘農五十餘日特軍士不滿萬人聞神武
將度乃還神武遂度河逼華州刺史王羆嚴守乃涉洛
軍於許原西帝至渭南徵諸州兵未會將擊之諸將以
衆寡不敵請且待歡夏西以觀之帝曰歡若至咸陽人
饋輿騷擾今及其新至可擊之卽造浮橋於渭令軍士

齊三日糧輕騎度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十月壬辰
至沙苑距齊軍六十餘里禕武引軍來會癸巳侯騎告
齊軍至帝召諸將謀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陣
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進至渭背水東西
爲陣李弼爲右拒趙貴爲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葭蘆
中聞鼓聲而起日晡齊師至望見軍少競萃於左軍亂
不成列兵將交帝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
戰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絕其軍爲二遂大破之斬六
千餘級臨陣降者二萬餘人禕武夜遁追至河上復大
剋前後虜其卒七萬留其甲兵二萬餘悉縱歸收其輜

重兵甲獻俘長安李穆曰高歡膽破矣逐之可獲帝不
聽乃還軍渭南時所徵諸州兵始至乃於戰所準當
兵人種樹一株栽柳七千根以旌武功魏帝進帝柱國
大將軍增邑并前五千戶李弼等十二將亦進爵增邑
以左僕射馮翊王元季海爲行臺與開府獨孤信帥步
騎二萬向洛陽賀拔勝李弼度河圍蒲坂蒲坂鎮將高
子信開門納勝軍東魏將薛崇禮棄城走勝等追獲之
帝進軍蒲坂略定汾絳初帝自弘農入關後東魏將高
昂圍弘農圍其軍敗退守洛陽獨孤信至新安昂復走
度河遂入洛陽自梁陳已西將吏降者相屬於是東魏

將堯雄趙育是云寶出潁川欲復降地帝遣儀同宇文
貴梁遷等逆擊大破之趙育來降東魏復遣任祥率河
南兵與堯雄合儀同怡峯與貴遷等復擊破之又遣都
督韋孝寬取豫州是云寶殺其東揚州刺史那椿以州
來降

四年三月帝率諸將入朝禮畢還華州七月東魏將侯
景等圍獨孤信於洛陽齊禰武繼之帝奉魏帝至穀城
臨陣斬東魏將莫多婁貸文悉虜其衆送弘農遂進軍
瀍東景等夜解圍去及旦帝率輕騎追至河上景等北
據河橋南屬芒山爲陣與諸軍戰帝馬中流矢驚逸軍

中擾亂都督李穆下馬授帝軍復振於是大捷斬其將
高昂李猛宋顯等虜其甲士一萬五千八赴河死者萬
數是日置陣旣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氛露
四塞莫能相知獨孤信李遠居右趙貴怡峯居左戰並
不利又未知魏帝及帝所在皆棄其卒先歸開府李諱
念賢等爲後軍遇信等退卽與俱還由是班師洛陽亦
失守大軍至弘農守將皆已棄城西走所虜降卒在弘
農者因相與閉門拒守進攻拔之誅其魁首數百人大
軍之東伐也關中留守兵少而前後所虜東魏士卒皆
散在百姓間乃謀亂及李諱等至長安計無所出乃與

太尉王明僕射周惠達輔魏太子出次渭北關中大震
恐百姓相剽劫於是沙苑所俘軍人趙青雀雍州人于
伏德等遂反青雀據長安子城伏德保咸陽與太守慕
容思度各收降卒以拒還師長安城人皆相率拒青雀
每日接戰魏帝留止闕鄉令帝討之長安父老見帝且
悲且喜曰不意今日復得見公士女咸相賀華州刺史
宇文導襲咸陽斬思度禽伏德南度渭與帝會攻破青
雀太傅梁景叡先以疾留長安遂與青雀通謀至是亦
伏誅關中乃定魏帝還長安帝復屯華州十二月是云
寶襲洛陽東魏將王元軌棄城走都督趙剛襲廣州拔
之自襄廣以西城鎮復西屬

五年冬大閱於華陰

六年春東魏將侯景出三鵝將侵荊州帝遣開府李弼
獨孤信各率騎出武關景乃還夏蠕蠕度河至夏州帝
召諸軍屯沙苑以備之

七年十一月帝奏行十二條制恐百官不勉於職事又
下令申明之

八年十月齊神武侵汾絳圍玉壁帝出軍蒲坂神武退
度汾追之遂遁去十二月魏帝狩於華陰大饗將士帝
帥諸將朝於行在所

九年二月東魏北豫州刺史高慎舉州來附帝帥師迎之三月齊神武據芒山陣不進者數日帝留輜重於渥曲軍士銜枚夜登芒山未明擊之神武單騎爲賀拔勝所逐僅免帝率右軍若干惠大破神武軍悉虜其步卒趙貴等五將軍居右戰不利神武復合戰帝又不利夜引還入關屯渭上神武進至陝開府達奚武等禦之乃退帝以芒山諸將失律上表自貶魏帝不許於是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十月大閱於櫟陽還屯華州

十年五月帝朝京師七月魏帝以帝前後所上二十四條及十二條新制定爲中興永式命尚書蘇綽更損益之總爲五卷班於天下於是搜簡賢才爲牧守令習新制而遣焉數年間百姓便之十月大閱於白水

十一年十月大閱于白水遂西狩岐陽

十二年春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反瓜州人張保害刺史成慶以應之帝遣開府獨孤信討之東魏將侯景侵襄州帝遣開府若干惠禦之至穰景遁去五月獨孤信平涼州禽仲和遷其百姓六千餘家於長安瓜州都督今狐延起義誅張保瓜州平七月帝大會諸軍於咸陽

十三年正月東魏河南大行臺侯景舉河南六州來附

被圍於潁川六月帝遣開府李弼援之東魏將韓軌等遁去景遂徙鎮豫州於是遣開府王思政據潁川弼引軍還七月侯景密圖射梁帝知其謀悉追還前後所配景將士景懼遂叛冬帝奉魏帝西狩咸陽十四年春魏帝詔封帝長子覺爲寧都郡公初帝以平元顥納孝莊帝功封寧都縣子至是改以爲郡以封覺用彰勤王之始也五月魏帝進帝位太師帝奉魏太子巡撫西境登隴刻石紀事遂至原州歷北長城太狩東趣五原至蒲州聞魏帝不豫而還及至魏帝疾已愈乃還華州是歲東魏將高岳圍王思政於潁川

十五年春帝遣大將軍趙貴帥師援王思政高岳堰洧水以灌城潁川以北皆爲陂澤救兵不得至六月潁川陷初侯景圍建鄴梁司州刺史柳仲禮赴臺城梁竟陵郡守孫暠以郡內附帝使大都督符貴鎮之及建鄴陷仲禮還司州來寇暠以郡叛帝大怒十一月遣開府楊忠攻剋隨州進圍仲禮長史馬岫於安陸

十六年正月仲禮來援安陸楊忠逆擊於滌頭大破之禽仲禮馬岫以城降三月魏帝封帝第二子震爲武邑公七月帝東伐拜章武公導爲大將軍總督留守諸軍屯涇北鎮關中九月丁巳軍出長安連雨自秋及冬諸

軍馬驢多死遂於弘農北造橋濟河自蒲坂還於是河
南自洛陽河北自平陽以東遂入齊

十七年三月魏文帝崩皇太子嗣位帝以冢宰總百揆
十月帝遣大將軍王雄出子午伐上津魏興大將軍達
奚武出散關伐南鄭

廢帝元年春王雄平上津魏興以其地置東梁州四月
達奚武圍南鄭月餘梁州刺史宜豐侯蕭脩以州降武
八月東梁州百姓圍州城帝復遣王雄討之

二年正月魏帝詔帝爲左丞相大行臺都督中外諸軍
事二月東梁州平遷其豪帥於雍州二月帝遣大將軍

魏安公尉遲迴帥師伐梁武陵王蕭紀於蜀四月帝勅
銳騎三萬西踰隴度金城河至姑臧吐谷渾震懼遣使
獻其方物七月帝至自姑臧八月尉遲迴剋成都劔南
平十一月尚書元烈謀亂伏誅

三年正月始作九命之典以叙內外官爵以第一品爲
九命第九品爲一命改流外品爲九秩亦以九爲上又
改置州郡縣凡改州四十六置州一改郡一百六改縣
三百三十魏帝有怨言於是帝與公卿議廢帝立齊王
廓是爲恭帝

恭帝元年四月帝大饗羣臣魏史柳虬執簡書告于朝

曰廢帝文皇帝之嗣子年七歲文皇帝託於安定公曰
是子也才由于公不才亦由于公公宜勉之公既受茲
重寄居元輔之任又納女爲皇后遂不能訓誨有成致
令廢黜負文皇帝付屬之意此咎非安定公而誰帝乃
令太常盧辨作誥諭公卿曰嗚呼我羣后暨衆士維文
皇帝以襁褓之嗣託於予與之誨之庶厥有成而予罔
能弗變厥心庸暨乎廢墜我文皇帝之志嗚呼茲咎予
其焉避予實知之矧爾衆人之心哉惟予之顏豈惟全
厚將恐來世以予爲口實乙亥魏帝詔封帝子邕爲輔
城公憲爲安城公七月西狩至原州梁元帝遣使請據
舊圖以定疆界又連結於齊言辭恃慢帝曰古人有言
天之所棄誰能與之其蕭繹之謂乎十月壬戌遣柱國
于謹中山公護與大將軍楊忠韋孝寬等步騎五萬討
之十一月癸未師濟漢中山公護與楊忠率銳騎先屯
其城下景昶于謹至江陵列營圍守辛亥剋其城戕梁
元帝虜其百官士庶以歸沒爲奴婢者十餘萬免者二
百餘家立蕭譽爲梁主居江陵爲魏附庸魏氏之初統
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絕滅至是以諸將功高者
爲三十六國後次者爲九十九姓後所統軍人亦改從
其姓

二年梁廣州刺史王琳寇邊十月帝遣大將軍豆盧寧帥師討之

三年正月丁丑初行周禮建六官魏帝進帝位太師大冢宰帝以漢魏官繁思革前弊大統中乃令蘇綽盧辯依周制改創其事尋亦置六卿官然爲撰次未成衆務猶歸臺閣至是始畢乃命行之四月帝北巡七月度北河魏帝封帝子直爲秦郡公招爲正平公九月帝不豫還至雲陽命中山公護受遺輔嗣子十月乙亥帝薨于雲陽宮還長安發喪時年五十二二月甲申葬于成陵謚文公及孝閔帝受禪追尊爲文王廟曰太祖武成

年追尊爲文皇帝帝知人善任使從諫如順流崇尚儒術明達政事恩信被物能駕馭英豪一見之者咸思用命沙苑所獲囚俘釋而用之及河橋之役以克戰士皆得其死力諸將出征授以方略無不制勝性好朴素不尚虛飾恒以及風俗復古始爲心云

孝閔皇帝諱覺字施羅尼文帝第三子也母曰元皇后大統八年生於同州七歲封略陽郡公時善相者史元華見帝退謂所親曰此公子有至貴相但恨不壽耳魏恭帝三年三月命爲安定公世子四月拜大將軍十月乙亥文帝崩景子世子嗣位爲太師大冢宰十二月丁

亥魏帝詔以岐陽地封帝爲周公庚子詔禪位于帝曰
予聞皇天之命不于常惟歸于德故堯授舜舜授禹時
宜也天厭我魏邦垂變以告惟爾罔弗知予雖不明敢
弗冀天命格有德哉今踵唐虞舊典禪位于周庸布告
爾焉使大宗伯趙貴持節奉冊書曰咨爾周公帝王之
位弗常有德者受命時乃天道予式時庸荒求于唐虞
之彝踵曰我魏德之終舊矣我封小大罔弗知今其可
元怫于天道而不歸有德歟特用詢謀僉曰公昭考文
公格勳德于天地不濟黔黎洎公入躬宣重光故玄象
徵見于上謳訟奔走于下天之曆數用實在焉予安敢
弗若是以欽祗聖典遜位于公公其享茲天命保有
國可不慎歟魏帝臨朝遣戶部中大夫濟北公元迪致
皇帝璽綬帝固辭公卿百辟勸進太史陳祥瑞乃從之
是日魏帝遜位于大司馬府

元年春正月天王卽位柴燎告天朝百官于路門追尊
皇考文公爲文王皇妣爲文后大赦封魏帝爲宋公是
日槐里獻赤雀百官奏議曰帝王之興罔弗更正朔明
受之於天華人視聽也遠于尼甫稽諸陰陽云行夏之
時後王所不易今魏曆告終周室受命以木承水實當
行錄正用夏時式遵聖道惟文王誕玄氣之祥有黑水

之讖服色宜尚焉制曰可以大司徒趙郡王李弼爲太師以大宗伯南陽公趙貴爲太傅大冢宰以大司馬河內公獨孤信爲太保以大宗伯中山公護爲大司馬以大將軍寧都公毓高陽公達奚武武陽公豆盧寧小司寇陽平公李遠小司馬博陵公賀蘭祥小宗伯魏安公尉遲迴並爲柱國壬寅祀圓丘詔曰予本自神農其於二丘宜作厥主始祖獻侯啓于遼海配南北郊文考德符五運受天明命祖于明堂以配上帝癸卯祀方澤甲辰遂祭太社初除市門稅乙巳享太廟丁未會于乾安殿班賞各有差戊申詔有司分命使者巡察風俗求人

得失禮餼高年恤于鰥寡辛亥祀南郊壬子立皇后元氏辛酉享太廟癸亥親耕籍田二月癸酉魏朝臣于東郊戊寅祭太社丁亥柱國楚國公趙貴謀反伏誅太保獨孤信罪免甲午以大司空梁國公侯莫陳崇爲太保大司馬晉國公護爲大冢宰柱國博陵公賀蘭祥爲大司馬高陽公達奚武爲大司寇大將軍化政公宇文貴爲柱國三月己酉衛國公獨孤信賜死癸亥省六府士員三分之一夏四月壬申降死罪已下囚壬午謁成陵丁亥享太廟五月己酉帝將觀漁於昆明池博士姜頊諫乃止秋七月壬寅帝聽訟於右寢多所哀宥辛亥享

太廟八月戊辰祭太社辛未降死罪已下囚甲午詔二十四軍舉賢良九月庚申改太守爲郡守帝性剛果忌晉公護之專司會李植軍司馬孫恒以先朝佐命人侍左右亦疾護權重乃與宮伯乙鳳賀拔提等潛請帝誅護帝許之又引宮伯張先洛先洛以白護護乃出植爲梁州刺史恒爲潼州刺史鳳等更奏帝將召羣臣入因此誅護先洛又白之時小司馬尉綱總統宿衛兵護乃召綱入殿中詐呼鳳等論事以次執送護第並誅之綱仍罷禁兵帝無左右獨在內殿以宮人執兵自守護遣大司馬賈蘭祥逼帝遜位貶爲略陽公遂幽於舊邸月餘日以弒崩時年十六植恒等亦遇害及武帝誅護後乃詔曰故略陽公至德純粹天姿秀傑屬魏祚告終寶命將改謳歌允集曆數攸歸上協蒼靈之慶下昭后祇之錫而禍生肘腋釁起蕭牆白武噬驂蒼鷹集殿幽辱神器弒酷乘輿寃結生靈毒流寓縣今河海澄清氛沴消蕩追尊之禮宜崇徽號遣太師蜀國公迴於南郊上謚曰孝閔皇帝陵曰靜陵

世宗明皇帝諱毓小名統萬突文皇帝之長子也母曰姚夫人永熙三年文帝臨夏州生於統萬城因以名焉大統十四年封寧都郡公魏恭帝三年累遷大將軍鎮

隴右孝閔踐阼進位柱國轉歧州刺史有美政及孝閔
廢晉公護遣迎帝於歧州九月癸亥至京師止於舊邸
羣臣上表勸進備法駕奉迎帝固讓羣臣固請乃許之
元年秋九月天王卽位大赦乙丑朝羣臣於延壽殿冬
十月癸酉太師趙國公李弼薨己卯以大將軍昌平公
尉綱爲柱國乙酉祀圓丘景戌祀方丘甲午祭太社陽
平公李遠賜死辛未梁敬帝遜位于陳十一月庚子享
太廟丁未祀圓丘十二月庚午謁成陵庚辰以大將軍
輔城公邕爲柱國戊子赦長安見囚甲午詔元氏子女
自坐趙貴等事以來所有没人爲官口者悉免之

二年春正月乙未以大冢宰晉公護爲太師辛亥親耕
籍田癸丑立王后獨孤氏丁巳於雍州置十二郡三月
甲午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舉州來附改雍州刺史爲
牧京兆郡守爲尹庚申詔二十六國九十九姓自魏南
徙皆稱河南人今周室旣都關中宜改稱京兆人夏四
月己巳以太師晉公護爲雍州牧辛未降死罪囚一等
五歲刑己下皆原之甲戌天王后獨孤氏崩甲申葬敬
后五月乙未以大司空梁國公侯莫陳崇爲大宗伯六
月癸亥噉噉國遣使朝貢己巳板授高年刺史守令恤
鰥寡孤獨各有差分長安爲萬年縣並居京城壬申遣

使分行州郡理囚徒察風俗掩骸埋齒秋七月順陽獻
三足鳥八月甲子羣臣上表稱慶於是大赦文武普進
級九月辛卯以大將軍楊忠王雄並爲柱國甲辰封少
師元羅爲韓國公以紹魏後丁未行幸同州故宅賦詩
冬十月辛酉突厥遣使朝貢癸亥太廟成乙亥以功臣
琅邪貞獻公賀拔勝等十三人配享文帝廟庭壬午大
赦

武成元年春正月己酉太師晉公護上表歸政帝始親
萬機軍旅猶總於護初改都督諸州軍事爲總管三月
癸巳陳六軍帝親擐甲胄迎太白於東方吐谷渾寇邊
庚戌遣大司馬博陵公賀蘭祥率衆討之夏五月戊子
詔有司造周曆己亥聽訟於正武殿辛亥以太宗伯梁
國公侯莫陳崇爲大司徒大司寇高陽公達奚武爲大
宗伯武陽公豆盧寧爲大司寇柱國輔城公邕爲大司
空乙卯詔曰比屢有紕發官司赦前事者有司自今勿
推究唯庫廩倉廩與海內所共漢帝有云朕爲天下守
財耳若有侵盜公家財畜錢粟者魏朝之事年月旣遠
一不須問自周有天下以來雖經赦宥事迹可知者有
司宜卽推窮得實之日免其罪徵備如法賀蘭祥攻拔
洮陽洪和二城吐谷渾遁走閏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

戊子大雨霽詔公卿大夫士爰及牧守黎庶等令各上封事讜言極諫無有所諱其遭水者有司可時巡檢條列以聞庚子詔曰潁川從我是曰元勳無忘父城實起王業文考屬天地草昧造化權輿拯彼流亡臣茲頽運賴英賢盡力文武同心翼贊大功克隆帝業而被堅執銳櫛風沐雨永言疇昔良用憮然若功成名遂建國割符子唯休也其有致死王事妻子無歸者朕甚傷之凡從先王向夏州發夏州從來見在及薨亡者並量賜錢帛稱朕意焉是月陳武帝殂秋八月己亥改天王稱皇帝追尊文王為文皇帝大赦改元癸丑增御正四人位

上大夫冬十月齊文皇帝殂

二年春正月癸丑朔大會羣臣于紫極殿始用百戲三月辛酉重陽閣成會羣臣公侯列將卿大夫及突厥使於芳林園賜錢帛各有差夏四月帝因食糖粳遇毒庚子大漸詔曰人生天地之間稟五常之氣天地有窮已五常有推移人安得長在是以有生有死者物理之必然處必然之理脩短之間何足多恨朕雖不德性好典墳披覽聖賢餘論未嘗不以此自曉今乃命也夫復何言諸公及在朝卿大夫士軍中大小督將軍人等並立勳効積有年載輔翼太祖成我周家令朕續承大業處

萬乘之上此上不負太祖下不負朕躬朕得啓手啓足
從先帝於地下實無恨于心矣所可恨者朕享大位可
謂四年矣不能使政化修理恭庶豐足九州未一二方
猶梗顧此恨恨目用不瞑唯冀仁兄冢宰泊朕先正先
父公卿大臣等協和爲心勉力相勸勿忘太祖遺志提
挈後人朕雖沒九泉形骸不朽今大位虛曠社稷無主
朕兒幼少未堪當國魯國公邕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
內共聞能弘我周家必此子也夫人貴有始終公等事
太祖輔朕躬可謂有始矣若克念政道頹其艱難輔邕
以王天下者可謂有終矣哀死事生人臣太節公等可

愿念此言今萬代稱歎朕稟生儉素非能力行菲薄每
寢大布之被服大帛之衣凡是器用皆無彫刻身終之
日豈容違棄此好喪事所須務從儉約歛以時服勿使
有金玉之飾若以禮不可闕皆令用瓦小歛訖七日哭
文武百官各權辟麻苴以素服從事葬日選擇不毛之
地因勢爲墳勿封勿樹且厚葬傷生聖人所誠旣服膺
聖人之教安敢違之凡百官司勿異朕意四方州鎮使
到各令三日哭哭訖權辟凶服還以素服從事待大例
除非有呼召各按部自守不得輒奔赴闕庭禮有通塞
隨時之義葬訖內外悉除服從吉三年之內勿禁婚娶

一令如平常也時事殷猥病困心亂止能及此如事有不盡準此以類爲斷死而可忍古人有之朕今忍死盡此懷抱其詔卽帝口授也辛丑帝崩於延壽殿時年二十七謚曰明皇帝廟號世宗五月辛未葬於昭陵帝寬明仁厚敦睦九族有君人之量幼而好學博覽羣書善屬文詞彩溫麗及卽位集公卿已下有文學者八十餘人於麟趾殿刊校經史又摭採衆書自義農已來訖于魏末叙爲世譜凡百卷所著文章十卷

論曰昔者水運將終羣凶放命或權威震主或釁逆滔天咸謂大寶可以力致神器可以求得而卒誅夷繼及于不旋踵是知天命有底庸可陷乎周文爰自潛曜無一旅驅馳戎馬之際躡足行伍之間時屬與能運唐啓聖鳩集義勇糾合同盟一舉而殄仇讐再駕而匡帝室於是內詢帷幄外杖材雄推至誠以待人弘大順以訓物高氏藉甲兵之衆恃戎馬之強屢入近畿志圖吞噬及英謀電發神旆風馳弘農建城濮之勲沙苑有昆陽之捷取威定霸以弱爲強紹元宗之衰緒創隆周之景命南清江漢西舉巴蜀北控沙漠東據伊瀍乃擯落魏晉憲章古昔修六官之廢典成一代之鴻規德刑金用勲賢兼叙遠安邇悅俗阜人和億兆之望有歸揖讓

北史卷九
之期允集功業若此人臣以終盛矣哉非求雄略冠時
英姿不世天與神授緯武經文者孰能與於此乎昔漢
獻蒙塵曹公成夾輔之業晉安播蕩宋武建臣合之勳
校德論功緯有餘裕至於渚官制勝闔城孛戮蠕蠕歸
命盡種誅夷雖事出於權道而用乖於德教斯爲過矣
孝閔承旣安之業膺樂推之運明皇處代邸之尊纂大
宗之緒始則權臣專命終乃政出私門俱懷芒刺之疑
用致幽弒之禍惜哉

